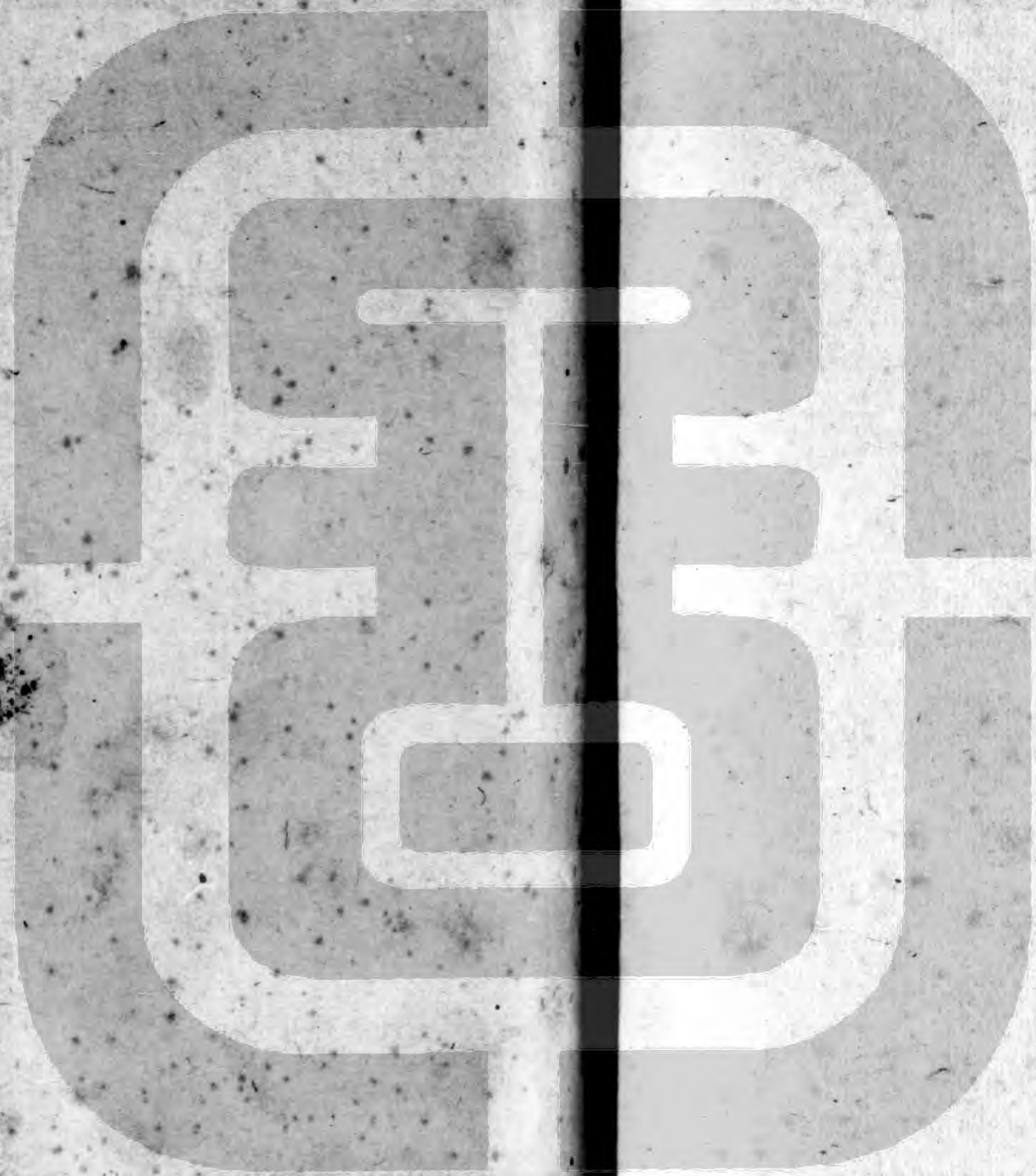


卷一

尹河南全集

第四冊

卷二十一至卷二十七并附錄



河南先生文集卷第二十一

奏狀

奉詔體量本路將佐狀

奉詔及四路司指揮分擘本路兵馬弓

箭手把截賊馬來路狀

論雪部署狄青廻易公使錢狀

奉詔令劉滄董士廉却且往永路城勾

當狀

乞與鄭戩下御史臺照對永洛事狀

迴卷仍回

池北
書庫

論雪石輅狀

奉詔體量本路將佐狀

朝奉郎行右司諫直集賢院知渭州同管句
涇原路經略安撫部署司公事上騎都尉賜
緋魚袋借紫臣戶某右臣體量本路見今主
兵官員或遇西賊入寇若只令主管隊兵至
時得人統制號令進退有所稟從即例皆協
辦不致有前項敗事若委以兵衆進退許其
自便則臣等未敢保其能否兼臣初到亦未

盡知其材略或相次體量得實有敗事者即
與狄青別具陳奏

奉詔及四路司指揮分擘本路兵馬

弓箭手把截賊馬來路狀

累似可通

本路經略司點據諸處探報到賊界點集事
宜緊切若于本路入寇即部署狄青合依先
降預議指揮領兵于瓦亭寨駐劄其狄青忠
純可信重厚可倚至每與之講議軍政至于
臨敵制變亦合事机臣但慮拘於朝廷法

制未盡其材臣欲乞軍行之辰朝廷或降
干於于 指揮升四路招討司行下文字係私進退兵

馬分孽將佐有與軍前事體相妨者許令狄
去其青相度其未便因依聞奏及回申四路司不

得將未便事理一例承稟施行如允臣所奏
特降 朝旨庶令狄青有所遵守得以專心

戎旅不至敗事謹具狀奏聞伏候 勅旨

論雪部署狄青回易公使錢狀

右臣准邠州制勘院牒勾取部署司指使劉

懷信勒檢齋借銀一千兩文憑赴院尋牒部

署司勾取到劉懷信其部署狄青兼令劉懷

信自齋公使文曆赴邠州照會去訖尋体問

得劉懷信是勾當公使庫使臣為于隨軍庫

借過上件銀回易利息以充公用事臣切見

自来武臣將所賜公使錢諸雜使用便同已

物其狄青于公用錢物即無分毫私用况本

路自西事以來所添兵數及主兵臣察指使

使臣等數倍于舊又狄青多與眾官躬親提

若

舉教閱軍中將校每有犒設以此所費益多
若不知別將錢物回易即無由克用狄青素來
謹畏小心其實武人未曉朝廷憲法自聞
推究公用錢物將請制院須來近揖照對臣
雖日夕曉譬終是內懷憂懼兼言先在延州
初授涇原部署曾告龐籍言不願主領公使
錢恐未知次第今來果遭亂墨詞意感切深
可軫惻臣以謂朝廷擢青自殿直不三年至
刺史委以一路兵柄此必其忠力材智有過

于人又欲其奮勵自效以報不次之用今乃
以細微註誤令其畏懼如此今边上日有探
到事宜萬一賊兵驟至若須領兵出外似此
憂疑之中切慮不能主理軍政別致闕事伏
望聖慈垂察特降朝旨曉諭狄青庶令安
心專慮邊事謹具狀奏聞伏候勅旨

奉詔令劉滄董士廉却且往永洛城
句當狀

中書樞密院司奉聖旨所有永洛城仰魚

周詢往渭州與本路經略部署司疾速同共
支撥軍馬糧草應副早令了畢仍令劉滄董
士廉却且往彼勾當所有勘到罪狀別聽指
揮

右謹具如前臣等檢會前奏乞罷修永洛城
事狀蓋慮久遠却為邊患今來患既未至
朝廷必行具修則臣等無以自辦更不敢別
有陳述伏緣臣等前後行與劉滄指揮並明
批朝旨劉滄所執只是鄭戩文牒其鄭戩

若

文牒並是解罷兵杖后專有行遣今若
朝廷却令劉滄依舊勾當却是鄭戩罷任后
所行文牒可以衝改得朝廷指揮于理得
無不順臣等切慮將來逐路徧禪例各專輒
行事不稟本路節制必壞軍法統兵大臣解
罷兵杖后尚得處置邊事于國家事体不
便欲乞朝廷特降指揮檢會臣等前後論
奏永洛城一宗文字并本司錄白鄭戩罷任
後所行文牒及臣等今奏降下臺省百官集

特

乞字下
行

議庶得申明國典况臣等所論偏裨違犯即
制盖恐壞軍中綱紀所論大臣罷兵后侵撓
軍政宴繫國家安危非止為本路一時之
事願陛下思守邊之遠略念社稷之大計
若此日不行威斷則異時必生朝廷之患
伏望聖慈持賜省察謹具狀奏聞伏候

洛事狀

右臣准中書劄子奉聖旨候潘師旦成資

處非保

方得交割勾當臣已具行闕去處聞奏訖臣

切見自来諫官御史應授差遣少有于諸處

待闕者臣到慶州未十日因孫沔陳乞疾患

不赴涇原路却還舊任就移臣知晉明其潘

師旦在平州已一年餘九箇月却令臣待闕

事體之間深有可疑臣之私心寔懷憂懼伏

念臣自忝涇原一路寄委近及一年凡私戎

事並與狄青商量處置未嘗有毫分差失亦

不敢將鄙細務頻有陳請煩瀆聖聽其

邊

于於于

尺牘只

合奏公事前後多蒙俞允臣與狄青雖出處
本異而忠義一心但專為枝梧吳賊不敢邀
功生事庶幾外禦寇讐上副寄委凡自永洛
城奉 聖旨罷修已來鄭戩及劉滄朋黨造
作謗言傳于道路其間多不詳其本末今且
以眾所傳聞者兩事明之一言劉滄所帶枷
重四十餘斤且狄青在德順軍枷送劉滄下
所司當補擲之初事頗嚴密及呼問之際眾
謂必行軍法豈可預造大枷有同兒戲若本

補於捕
攝子通
若

捕字妙者
不諱耶

假後行

疑立

軍從來有此大枷即都轉運司合因此別作
行遣以此構謗不近人情一言涇原路經略
司令人把定邠州 院門遂致劉滄疾患此
時臣雖在式假後來体問得都無此事且邠
州係是環慶路統制于涇原本不相轄况劉
滄是 朝廷送下本州寄禁若涇原路差人
把門豈得不書△時申都轉運司及具聞奏據
此二事只欲 朝廷知涇原路經略司要致
劉滄獄死以快私憤都無公心觀此用意寔

今疑合

羊移年
七散已

可驚駭又衆言鄭戡罷四路後別授朝廷
與修水洛城所以劉滄得免專輒之罪臣勘
會於三月九日本司准樞密院三月二日劄
子云據鄭戡奏永洛城並是當司一面興修
若便中止寔恐生熟蕃部遞相讐殺却為邊
患貼黃又言或且令臣戡在涇州帖月日候
許迂等軍馬回即起發赴任又永洛城切降
指揮今涇原路一面相度指揮去訖所有許
迂等又已別移任使其兵士等亦繫分孽往

去移上

逐路替援年滿及叔駐泊人數奉聖旨令
鄭戡一依所授宣勅指揮疾速將許迂手下
兵馬差使臣管押往指定路分訖起發赴任
鄭戡既承准切件朝旨明知永洛城本路

堅疑深

寺似不怪

止疑正

得一面指揮如委寔與修有利只令論奏別
聽朝廷指揮豈可尚與劉滄文牒一面督
促及稱專奉朝旨遂致劉滄託此為名故
違本路節制勘院既不收堅取勘法切又
無較止切以此鄭戡所稱專奉朝旨臣寔難

却似不候都將即

却作多字疑候

土物之

以曉會臣與狄青只據本司所投到樞密院
劄子內 聖旨施行豈敢曲附鄭戩上違
朝命然群謗之起亦有所因鄭戩與麥知微
交結情弊至深昨令許迂等軍馬與修永洛
城其麥知微係是本路走馬承受却作都大
名因統管兵馬以至修城指使工匠皆望修
了迂轉及近邊細民又得弓箭手把土劉滄
不惜財貨招致小人所以罷修之后謗議紛
然臣與狄青都不采聽所恃者 朝廷公道

所賴者 陛下聖明是以前后所上章奏惟
論 國家利害不與戩輩爭辯是非至于京
師書問亦皆斷絕即不知戩輩謗臣更有何
事 朝廷聞臣更有何過直至今來臣未得
赴任方始自疑兼臣昨于本司備錄到永洛
城始末一宗文字欲乞令臣暫乘遞馬赴
關面奏事狀及乞將鄭戩等所奏臣事降下
許臣分析臣知曾上違 聖旨矯稱 朝命
專擅生事誣謗陷人如鄭戩之罪百分有一

若

即乞伏刑都市以勵邊臣儻以事體未明須
合證辯即乞與鄭戩一處下獄照對以明
國典况臣十年之中三次左降至于榮進本
不繫心非為降着差遣方此論列只緣臣當
聖明之朝被此誣謗若不陳述臣雖瞑目
自銜恨九泉伏望 陛下察臣忠憤閔臣冤
枉特賜早降指揮干冒 宸嚴臣無任戰越
俟命之至謹具狀奏聞伏候 勅旨慶曆四
年六月日朝奉郎行右司諫直集賢院新差

知晉州軍州事上騎都尉賜緋魚袋借紫臣
尹洙伏奏

論雪石輅狀

右臣昨在涇原路窺見著作佐郎管勾本路
機宜文字石輅為因于張亢初到任時曾言
母在濮州欲求一京東差遣因便寧親其時
張亢不曾允許后經隔數月因本路發遣年
滿兵歸亢遂差輅及駐泊都監同天監祇應
人等各押兵士歸京及令輅回便催促京東

移輅

州軍兵士衣賜輅曰得往濮州寧親蒙朝
廷差官勘罪法等以私罪定斷罰銅降究京
西監當是時臣以方移差遣不敢為輅有所
陳雪原路所招情款只是從初於張亢處欲
求差遣因便省毋張亢即不曾允許后来經
隔數月方令管押兵士輅是文臣尺有不合
承受押兵之罪初定私罪即不曾會問到張
亢狄青其時輅有無請囑之言若輅于管押
兵士之時宴有寧親之請于孝治之朝尚莫

囑

尺輅只

移輅

寬貸况追治舊日語言坐以私罪情宴可矜
今遇郊禮慶澤之后伏望聖慈特移輅一
京東親民差遣及乞改從公罪定斷臣與輅
共事將及一年輅之操履臣所具悉如蒙
朝廷移輅差遣及改定罪名后輅犯贓私罪
臣並其同罪不詞謹具狀奏聞伏候勅旨

河南先生文集卷第二十二

奏狀

奉詔分析董士廉奏臣不公事狀

覆奏監察御史李京劄子狀

軍制醫爵法獲首級例

奉詔分析董士廉奏臣不公事狀

銜

具御臣尹某准中書劄子著作佐郎親差知

蔡州確山縣事董士廉奏臣不公事奉

確不誤已查
宋地理志

聖旨令臣疾速分析諸寔入馬遞聞奏臣今

辯

依准劄子內畫一分析如后
一韓琦尹某謀入界至好水川曰任福妬功
取傳狂狷致兵敗折數萬人尹某作閔忠加
誣文誑惑中外令李仲昌刺石掩韓琦惡今
來尹某自知虛誑却毀弃刺石碑子
臣今詳董士廉所稱韓琦及臣起謀入界欲
乞于中書樞密院檢詳陝西經略司先奏攻
守二策朝廷擇用攻策后来曾與未曾入
界及好水川接戰與不因此起議入界致得敗

曾与二字

下同字疑

因似不得

念按會

叙有祈憫忠辯誣二文臣宴有此撰述以勸
忠義乞檢念任福等敗叙事及韓琦先繳進
任福下孔目官彭忠所收得取傳親書署朱
觀名誠任福令持重文字與臣所撰二文照
驗即知有無虛誑臣元不曾令人刺石今據
傳寫刺本是處州判官李師錫刺石即不是
李仲昌欲乞會問本州曰何人立石后来
是伊年月何人毀弃即知諸寔兼臣見諸處
尋求石本候尋詳別繳具連進呈次

石似不得

于字亦可通

磨不誤

長物者

磨不誤見
字史職長倉
貨三志

一尹某在渭州專擅將官錢數百貫入已使
用并借官錢與官員還債并支出軍資庫錢
落下赤磨都轉運使程戡曾差儀州華亭主
簿王資磨勘見得侵欺官錢的寔
臣勘会渭州應係官錢及公使錢各有監主
及文磨拘官乞下本州勘会及將臣任内公
使錢文磨磨即見得有無欺隱所有借錢
與人還債臣初到任為禮賓副使孫用曾于
廊延路在狄青手下使喚得本人為自軍

賊投官在京借却人錢物遂與狄青各借與
公使錢会官與料錢内还納所有軍資庫自
有通判錄事叅軍營勾臣即不知落下赤磨
依不誤
目依乞下本處勘会轉運司差官磨勘得見

何人侵欺后来作何行遣即知詣寔
右謹具如前所分析並是詣寔所有臣先撰
憫忠辯証二文今抄錄粘連在前謹具狀奏
聞謹奏

覆奏監察御史李京劄子狀

任題尹

人狀今

准河東都轉運使差官准
勅取問臣前知
渭州日借支過錢糧事
并遞到監察御史李
京劄子言竊聞韓琦罷
樞密副使目董士廉
疏論永洛城并處置
邊机不當事伏緣韓
琦之過自尹洙始今
琦已罷柄任某則仍
守舊官人言籍之于
理未順雖聞已降指
揮令尹某分析人緣
事與韓琦不殊切慮
別有指說

相字疑

文似不誤

遂至紛拏兼聽知魚
周詢相慶回日繳奏
到邊民被害之家指
論尹某如狀事甚明
白欲

合疑今

罰

望

朝廷檢會魚周詢前
奏并令耒董士廉所
陳其尹某早賜處分
所貴與韓琦行罰頗
均方協衆望

慈將詞

右謹具如前臣已依
應勅命供悉前知渭

州日依例借支官銀
回易應付公用去訖
臣切見李京上言雖
聞已降指揮令臣分
析切慮別有指揮遂
致紛拏臣切詳故事
御史得風聞言事既
稱風聞則容有不寔
是以所言

狀作

雖虛俱不反坐
朝廷若以事狀顯明不須按覆即昨裁處自

聖斷御史所守則有賊分若京之所陳雖增
臣過惡萬端或乞加臣峻典于言事之體皆
未為失惟不當慮臣別有指說乞

朝廷便行處分且

有物多

聖明在上若臣實有過犯必不徇
曲加譴責若的有罪狀豈容紛繁
詳念苟免

冠偉

亦終云

况京所言初亦切聞后云聽知則是未能決
信于已也未能決信于已而欲決行於
朝廷其惑亦甚矣所賴

向將白明字上原者
連白為一五字新堆
白

代終衍

言終罰

聖慈垂察許臣分析事狀盡得明向若從京
之言則賤臣被抑固不足論然上損治體亦
非細事臣聞歷代用代刑多有過溢
列聖臨御未嘗獨任威罰及于一臣
先朝建按刑之官凡罪無細大悉以審究三
代以還刑罰之慎未有如

辯

皇世者也。今京欲用偏至之疎塞，勿治之寔。此原或聞人無所指，臣謂上損國體者，以此而言也。京又云：魚周詢繳奏到，邊民被害之家，指論臣事。臣不知周詢所言，邊民緣何被害，有無處所。去年臣累奏乞朝廷將臣與狄青廢罷，永洛城目依令百官集議，及乞下獄對辯。未蒙省察，緣當時狄青自边上處置永洛城事，回已劉滄、董士廉等隨行人傳言被害人數甚多，尋取責寔處，並

將以

不見得被害之人。其周詢所言被害之家，后来朝廷必曾體量安恤，及必有居止去處。若果緣臣處置乖張，致令邊民被害，即后来朝廷轉臣起居舍人，直龍圖閣。此時京已任御史，當極言論列。朝廷如察臣灼然有過，即不當更霑恩命。若引董士廉所陳之言，不妄不復推較，切為過矣。且士廉本非言事之臣，只緣曾為永洛

淳與上淳
字復應醇

駭字上元者

衛字新姓

陸去口丹抄

時比新姓

仍宜去之字

格或與漢字

字上至新

梓淳之字

欲改正非亮

去之也

城事繫獄二十餘日以此扶恨招撫雖忠信

諄厚之人其言不免過寔京待士廉果為忠

信淳厚之人亦當少原其情駭虛寔今乃欲

朝廷盡從其言尤所未喻京又言所貴與韓

琦行罰頗均臣聞本朝執政大臣出入中

外自有常制今琦加資政殿學士制蕃復有

褒言君臣之恩未為不厚謂之行罷罰理所

未安臣又聞言事者主于言而已言之不從

繼之可也伏閣請對可也不然解避其職皆

為得休若夫刑賞廢置乃

朝廷大柄非言事者得專之也今御史既得

風聞言事又欲

朝廷不辨明而行罰是臣下進退皆懸于御

史其叔不亦過重哉嘗聞景德初河北轉運

使劉德上言供備庫使白守素武勇請正除

刺史

真宗謂近臣曰將帥有功列狀具聞可也酬

勞分秩自有常典綜何與焉監司之居外猶

係疑德字

蕃書

罷行罰

罷行

御史之在朝也
真宗持賞罰之柄不欲移于群下聞聖意如
此伏望

累似不誤

辯

中論曲直今既蒙就問不當專為中理以祈息

貸兼復建明事体庶裨

聖政伏望

聖慈特賜省覽謹具狀奏聞謹奏

軍制

臣竊見諸路兵馬自來分與諸探則統制不

一臨時差撥則兵將不相諳練盖由節制不

分名級未分是以難于處置臣聞有部分然

后有號令有號令然後有賞罰今部分未立

號令何由而舉賞罰何由而施以此用兵從

古未有以臣愚見必若身之使臂之使指

然後號令明而賞罰行今略定軍制件折如

分於一

勤

後

逐路大将一人

本路兵馬進退戰守皆專制之敗則

任其責

副貳一人

大将所制之事皆佐之敗則從坐

列將十人

分掌本路之兵步騎相參大率以五

千為准不必定其數大将量其才而

授之專主所將之軍其進退即稟命

于大将一軍之勝負大将上其狀以

賞罰之本路處置即皆不預

隊將五十人

每列將一人各給隊將五人所主隊

兵之進退皆稟命于列將

右臣所畫部分今略定名級伏乞

朝廷講議節制頒下諸路仍乞不作臣寮上

言所貴上稟

廟略謹具狀奏聞

臣前次上殿奏乞召募邊兵其間合要例物
及修蓋營房須有所費竊慮三司未能應付
臣欲乞

朝廷擬定鬻爵之法封出空名爵牒散下州
郡人入粟授爵今定爵二等

第一等爵許畜女使許使渾銀飲食器凡
欲授第一等爵者如元係州府縣鎮城

戶印似俱

不誤

郭等第戶即入粟一百石如不係

即入五十石

第二等爵許以珠金為婦女服飾如犯公
罪許贖凡欲授第二等爵者入粟五百

石

亦如不誤

右入粟每百石令入錢三十貫臣今約計授
爵之數可得十萬索通兩等二數當得錢三
百萬貫專充召募邊兵乞不別有支用其未
有爵之人餘士族別無禁制外舉人曾經鄉

將不誤

貢并州郡牙校職員京百司人吏並與依第
一等爵例

詔下諸州仍乞立近限如不願授爵者即任
便變易若限外有陳告並科違制之罪其畜
女使及銀器者賞錢三十貫所畜女使從良
銀器沒官珠金賞錢百五十貫珠金沒官所
賞錢貫以犯事人家財物充內婦人無男夫
及男女十五以下即不許人陳告所定爵名
并更有合條約事件乞下中書門下參酌施

行

獲首級例

一 諸處軍隊或五十人或二十五人或不及
二十五人為一隊凡獲賊首一級

擒生同下

依賞格所給第四等賜分與一隊將士如

獲級五分以上並除折數准此田戰元數為定

即前隊並與第五隊轉

一 管押軍隊人員

十將以下差管押十人或

所管不滿五千人殺獲與輸折相當五級

田狀出

杆折折

加一等其二十級雖折相等亦第五等所

管不滿百人殺獲與折相等獲七等與第

四等七級加一等百人以上殺獲與折相

當獲十級加一等其獲四十級已上與第

五等轉二百人獲十五級加一等三百人

已上加一等其獲六十級已上雖輸折相

當亦第五等轉

一管押軍隊使臣即閭門祇度已上所管十人依此

不滿三百人殺獲與輸折相當十級與第

五等轉十級加一等其二十級已上亦第

五等所管不過三百人所獲與輸折相當

外十五級加一等其獲四十級已上亦第

五等轉不滿五百人殺獲與輸折相當外

獲二十級加一等其獲六十級已上亦第

五等轉

一主兵官員所領千人已上供奉官所領千

殺獲與輸折相當外五十級與五等轉五

十級加一等一百級已上亦第五等轉所

領三千人已上殺與折相當獲一百級加一等亦與第五等轉

一使臣軍員親自用命所管將士別無輸折或輸折相等者與五等轉不及所得者只給第四等賜

即遣主將令取首級者自依軍法餘皆准此

一 如得主將命專取某人而能殺獲者與我四等轉

一 殺獲賊中首領者與第五等轉如近上首領即與加等轉若加主第三等即本管人員亦與第五等轉若加至第一等即全隊及本營人員並與五等轉

一 軍陣所獲一百級須輸折相等已一除計首級令轉人數外別許酬獎得力軍員使臣共三人凡百級加三人其十將以上倍

一 應非軍陣合戰有所斬獲者一級與第五等轉一級加一等所管使臣人員軍陣例

趨

羅有高曰軍法以整為第一義獲級論功此旨解秦
敕法不足多述乞以首級論功其敕凡數高兩軍相交
偶有新斫貪取首級隊伍參錯為敵所乘一敵敵軍
指靡追新趨利易昏耳目背旗鼓之節一敵深
入陸阻趨利昧伏敵每以贏軍為餌一敵本軍車
級每以冀聞敵營旒轉較多致敗一敵歸營
報級由直易清真偽難分因乞眾心一敵各隊
長祖獲本卒爭利不和易生嫌怨一敵蓋後世
軍政之壞不亦疏舉以尹君相和兵因其
而倡及之唐先軍崗夏王書於見平官中

河南先生文集卷第二十二

河南先生文集卷第二十三

奏議代耿傳作

議攻守

用屬國

按地圖

制兵師

備北狄

議攻守

代耿傳作
四字在旁注

夫西戎之弗庭久矣自繼迂盜起羌胡覆沒
灵夏四州常嚴兵戍寨民困於饋輓然
國家以至仁為念誠乎黷武不受七州之地
委以旄鉞之重侯王許其世及金帛豐其歲

之將

給恩賞既厚虜志益驕蓋嘗有恭順之心修
戢貢之事含容養養四十餘年迄于胡雛遂
肆逆節自今春朝廷選命將帥分守邊郡
轉輸兵甲修峻城壁三秦之人已聞騷動荷
宿兵塞下曠日持久守禦之備雖嚴供饋之
力必屈此則方今自守之害也若興兵度磧
虜必遠遁求戰則不可得欲歸則為所乘此
又蹈至道之師也切計為元昊之謀者不過
中國之外叛之人與北方桀黠之虜耳彼知

此處脫文甚多

中國重于出師利在守境教元昊以輕騎擄
必離然後疏爵賞以招其酋豪舉大軍而覆
其巢穴鞞河湟之黎庶復漢唐之封畧可計
日而得矣若狗悠之談以太平既久兵不
可動但執保邊之說使邊城將帥擁重兵據
堅壘人之為自固之謀臣恐數年之後財匱
力屈恐朝廷之憂不在元昊也並上

用屬國

昔涼發羌胡之兵夷邽支之壘唐出迴鶻之

師平函陵之叛前世得夷狄之効者多矣乃
者函渠旒拒方議問罪而哨廝囉者輸誠款
請加討伐陛下講柔遠之畧嘉憬俗之意
爰詔有司撫納其使時假將鉞之重委以專
征之任金幣溢于穹居官爵延于渠帥此誠
得以夷狄攻夷狄之策然西戎貪而無恥不
以待信以待誠信况哨廝囉項在先朝僻處西裔
自恃犬羊之衆復信立道之祇嘗抗章陳請
冀復舊號犯我亭障及天水之境自為曹瑋

後信以待

面不飾
出漢書

屬新屬
面如白
伏物仗

彼不淫

所敗殺戮過半遂竄跡荒服幾三十載今者
砥屬聖德迴首面內當於制馭之道思適叔
宜之要昨聞專遣使者來告戎捷率多兵伏
之類曾無俘馘之獻舊傳哨廝囉之牙去平
夏僅三十里彼嘗與大邦為讎豈有一朝翻
為朝廷悉力而代叛哉恐未得其誠効徒
市虜以微利耳為策之要莫若擇朝臣之有
材畧曉机事者由吐蕃使于迴鶻察其情偽
而與之為約使其出兵俟有所俘斬然後計

級以金帛賞之戎狄之性貪于財利理當用

命凡賊之入寇利在剽掠若救邊郡險其走

集遠其斥候使賊至野無所淨城不可攻而

觀勦蓄銳發机擊之茂不克矣保塞羌胡亦

不戒七八萬侯塞羌胡謂折李三族及明珠白馬部落之類常苦邊

臣之侵漁故屢有翻覆宜申救鎮戎厚加撫馭

賜堅甲絮衣利兵勁矢命諸侯監護使分路

進討彼救左則攻右救右則攻左賊必疲于

奔命且彼進無攻劫之利退有牽制之患數

年之間克党必潰則可係大慙而戮藁街告

成功而荐祖廟矣謹上

按地圖

昔始皇之謀六國銳求督亢之圖充國之制

西羌首上金城之畧漢光武每議發兵先按

地輿唐賈耽芳為名相亦以華夷著稱則知

圖牒之興歷代為重國朝自繼迂之叛弃

殞西之地年紀已遠圖書亡逸故其道里之

迂直山川之險易世人罕有詳悉者元昊

懲懲之油

攻不保

豐勇

保保必有

一保

項 七州之地兼党源之眾計共兵不過十餘萬
攻不得 而借竊大號敢抗天威必須分兵境上張攻

城畧地之勢以備王師之誅討今傳聞沿邊
諸州皆有賊名抄掠且北起天德西盡儀渭
合環十餘郡皆壓賊境賊兵不十萬不能布
列諸路則其勢亦分矣 朝廷圖任詩書之
將調發精銳之卒副以屬國羌胡邊城射士
塞上之兵不下二三十萬然而限以流沙之
阻山回遠莫敢進軍故未能拔朔方之城截

將挾

疆於疆

元昊之首使其游竟于疆場之外者幾一年
矣近者王文忠潘湜失利皆以不知山川險
易為其邀擊此不按地輿之失非戰士材武
之劣也昨聞屯田員外郎劉復曾進西鄙地
圖頗亦周備平夏圖牒秘府及民間當有存
者伏望博加求訪命近臣叅較同異形于繪
素而頌之于邊將俾其見利則按圖而出師
寇出則分兵而守險此禦戎之急務也惟
陛下留意焉謹上

牒字上元有一
謀字新地圖
去

制兵師

夫制軍詰禁有國之大事忘戰必危聖人之
至訓故秦人以極武而喪天下穆宗欲銷兵
而失河朔則軍旅之際係強弱之本可不務
乎昔在上古井田之賦詳矣降及唐漢亦調
民為兵唐自天寶之亂法制始紊于是四方
諸侯皆聚重兵以自封植五代不經粵有黠
自茲為兵者不復知農耕之事惟坐而待食
仰給縣官因沿相襲迄今不易
國家誕

受天命光有萬國太平之運乘將百年然而
倉廩虛竭無豐羨之畜百姓凋弊有愁歎之
聲究索其原皆兵之害計今四方廂禁諸軍
殆至百萬其不可用者且半則冗食耗國固
可知矣居常無事之際誠難更張今朔方不
虞邊鄙聳動且契丹與元昊舅甥之族壤地
相制勢同輔車又必連衡朝廷亦當虞北
虜之變而預為之防今禁御重兵盡戍西鄙
若北虜伺隙竊發為患不細方今之宜莫若

里上下將
脫一字

于秦晉趙魏齊魯之間置土軍三十萬度州
縣版籍下民之數而分其部伍擇里富強武
力之人而列為將校每歲農隙督之講肄舉
漢世故事命郡將臨試且農人勤力率皆壯
健既隸戎籍服于訓練不日則盡為精兵無
事則俾之力田有警則發之禦寇縣官無尺
帛斗粟之費而享富國強兵之利矣夫聖人
不能遠時亦不失時今因戎狄之釁而制軍
旅之法此其時也在陛下施行而已臣料

北虜之計以為元昊之叛若數年之間兵革
不解國家士馬疲于西鄙物力困于中原則
必恐擁眾渝盟求逞其欲今若按民籍而科
兵當農閑而講事武威震于外財用豐于內
雖使冒頓復出結贊載生亦無以施其畧若
以軍戎之事重于更張則宜分遣使臣盡選
廂軍之伉健者配隸禁旅仍詔郡國罷募壯
輩茲亦豐財節用之一術也前史有制人之
談孫子著伐謀之說在於此耳謹上

備北狄

夫戎狄為患厥惟舊矣自黃虞而降迄于隋唐與時盛衰寇盜中國蓋以生知騎射之方俗鍾貪悍之性樂于戰鬪不知仁義故弱則降附強則侵叛為國者審其取之之術而已取之得其道則陵犯之謀寢失其道則陸梁之心生秦漢專尚武功生事先外不輟利害交相侵伐戎狄雖衰而中國亦困矣未為策之善也夫善御戎狄者在乎任將帥訓士卒

先將免
輟物輟

積金穀利器械無事則守有警則戰故守則有威戰則必克無他道也重威嚴備而已漢宣帝之朝呼韓唐太宗之擒頡利皆俟其政令背錯上下乖亂然後取之未有無事而與兵時安而去備也

安以可通

太祖皇帝以聖姿承五代之弊僭偽之國基布天下中州之地總方千里西疆秦隴南封江漢北不過潞惟東暨于海太祖委任將帥奮揚武德十六年間未嘗有

方將方戎狄之憂因元係庸蜀之勢開荆衡之域東
平建鄴南拓番禺廓海寓之伏祲扶皇綱之
解紐

太宗續武吳越請吏乃親搃六師問罪三晉
一戎衣而天下大定于是覽禹貢之舊疆憫
函陵之汙俗屢遣良將喪行有城壁皆以郡
縣為名有民人皆以耕桑為本雖引弓辨髮
未盡格于漢儀而紀號設官殆有殊于戎俗
矣意者豈皇天將使臣属于我俾自愛其俗

亦有古上改有
遺金下白有
古上亦疑朕古

耶抑其君臣將革其政教謀戕害于我耶且
國家自雍熙端拱之後迄于澶淵之盟未嘗
得志于北虜今又其俗方改政令作法度窺
觀其意似有貪漢之心焉夫北虜者易以威
制難以德服其所由來尚矣而今之繼好弭
兵逾三十載彼豈知仁義之方保盟誓之重
哉正以國家太平四方無事又歲貪金帛之
厚賜耳今西戎不庭師旅未息不幸年穀凶
歉民力虛困則虜必伺隙乘便留我信使擁

芳將方戎狄之憂因元係庸蜀之勢開荆衡之域東

平建鄴南拓番禺廓海寓之伏祲扶皇綱之

解紐

太宗續武吳越請吏乃親搃六師問罪三晉
一戎衣而天下大定于是覽禹貢之舊疆憫
幽陵之汙俗屢遣良將喪行有城壁皆以郡
縣為名有民人皆以耕桑為本雖引弓辨髮
未盡格于漢儀而紀號設官殆有殊于戎俗
矣意者豈皇天將使臣属于我俾自變其俗

前者上既有
遺令下自有
存心亦疑朕意

耶抑其君臣將革其政教謀戕害于我耶且
國家自雍熙端拱之后迄于澶淵之盟未嘗
得志于北虜今又其俗方改政令作法度竊
觀其意似有貪漢之心焉夫北虜者易以威
制難以德服其所由來尚矣而今之繼好弭
兵逾三十載彼豈知仁義之方保盟誓之重
哉正以國家太平四方無事又歲貪金帛之
厚賜耳今西戎不庭師旅未息不幸年穀凶
歉民力虛困則虜必伺隙乘便留我信使擁

注物法
銘終銘

弃

其程羶之眾加以幽薊之師暴犯邊陲必為
深患矣夫備預不虞武之善經也 國家得
不思為之備者乎既思為備則宜講求將帥
之材制定兵戎之**注**鉞利器械儲積金穀俟
其茂勃信誓侵盜邊鄙奉辭則我直以戰則
我壯是以激士卒之心折醜虜之勢然後鼓
之以 聖德臨之以兵鋒復全燕之舊疆述
祖宗之先志無易于此矣謹上
河南先生文集卷第二十三

申狀二字
作一行。申
陝西招討司
狀等題宜
再高一格字

河南先生文集卷第二十四

申狀
申陝西招討司狀

申揀選軍馬狀

申軍前事宜狀

乞招清邊擊手狀

申鄉兵教閱狀

申鄉兵弓手輪番教閱狀

申知顧人修城狀

與延帥論事狀三首

知應作和

秦州申本路招討使狀

申揀選軍馬狀

宋終未。察他司或推物惟。

據前益州司戶王絨相示一書藁其書訖宋
察推上呈內一事說邊卒年六十以上退在
近地似有可采昨日見龐待制言邊芻甚貴
弱馬宜令內地飼養酌此二說欲令延州芻
馬作三等上芻留禦邊次芻廊州下芻河中
並且飼養候馬肥却令往延州候到逐處揀
選內軍人有武藝者別配與馬便令却赴舊

處若人在延州便令換馬其步人年六十上便

且令在河中駐劄不令在廊州者慮以騎軍

專以馬步人專以年貴不相礙不拘人數令

人員分處管係內此可以分延州大將來兩

處事体似允既有所聞便合陳卷可否乞賜

裁酌

申軍前事宜狀

右某今自月十六日見西路巡檢探報到吳
賊事且賊衆見在大王井長城嶺牛羊相井

鼎寨等處共約十一萬續又探致賊衆于十
五日過長城嶺來不知人數尋却回舊處者
某体問到上件地里並屬宿州與保安軍相
接本州已牒都監未供備赴保安軍駐劄十
九日已起離去訖切緣今來趙部署在金明
張龍圖又不兼本路軍馬公事切慮緩急賊
衆侵擾臨時處置事無統一伏乞速賜詳酌
別降指揮

乞招清邊弩手狀

係似不詳

等仗物是
器仗語

右某近會問到同州近准樞密院劄子添招
本州禁軍支例物錢拾貫文兩軍支例貫文
其禁軍別無軍額亦無等仗未曾添招者以
某所見本州見今於本城諸軍揀到清邊弩
手准宣命依保捷請受其保捷屬侍衛步軍
司續是就糧禁軍即清邊弩手亦合係步軍
司禁軍名額欲乞下本州依樞密院劄子內
所支禁軍例物添招清邊弩手依上京第三
等人材五尺二十已上或不以人材尺亦只

誠路弩手及兩石以上少壯者招充所有廩
軍例物會問到同州既只支錢四貫文今恐
添錢太多只支錢六貫文貴得免當乞賜裁
酌指揮仍乞遍下攻西諸州施行伏俟
旨

申鄉兵教閱狀

一近降指揮內有所管指揮多少及人數不
定去處即不拘指揮人數多少各均分為三
番須管於一季中教遍切慮諸處只就人數

軫務校

均分臨時併合在別指揮或別都分不就本
轄將較一處教習難以整肅欲乞三指揮以
上並就金指揮教閱只如有四指揮處兩指
揮作一番餘兩指揮各為一番指揮更號並
依此例其兩指揮處即以一指揮作一番

餘

一指揮分作兩番并就全都覺閱更不均分
人教只有一指揮者亦依此例一月一替一
年得三箇月教閱所費均平或只定作三番
於一年內擇箇三個月農忙之際免教亦不

廢三箇教閱之實

一體問同州第四等第五等人戶多^虛先^虛弓弩

當教閱時^教逐旋^教惜用雖有指揮官中良^虛給錢

數又緣只支得五七百文今問得弩一枝錢

一貫五百文足弓一張錢七八百文足大率

家貧少錢添助其間人材甚有少壯者似此

教閱恐不精熟其欲乞應係第四等第五等

人戶如情急投清邊弩手者與免本戶下弓

手其第二等以上不得免放

顧不誤

中和顧人修城狀

一昨日曾聞欲和顧人夫修築延州外寨某

以謂虜衆壓境必無應募者若率富民自募

則取庸過多加之預借庸直方有往者既往

之後一聞虜衆虛聲必紛然潰散既無姓名

收捕須令富室再募恐奸猾太幸大族重困

不若令鄜州和顧人夫或添富室自募既然

遠投則顧直有限兼應募者必衆却那鄜州

兵夫往諸寨應役似深允當

旋似不誤
惜教借

火頭蓋主學
之人非如今曹
如有人以木柴
為火頭也

一金明所駐兵士將合請口食之勝半細計
到白麩斤半若作麵餅三箇充一日食眾必
大便逐日依舊令火頭煎湯俵食即恐磨戶
只磨^即麥即白麩大貴也斟量所磨之數官
收其半庸久給與麩則磨戶元校者以麩數
火即令間日或三日一次令請白米其自來
軍行非次除日食合散饑餬數目並依舊例
支散即不以此充數或有疑難者乞曉示諸
軍兵士情愿請口食白米者亦聽則眾情可

淮於淮

知兼今后常作淮備每遇軍行各給與三兩
日食免至塗中作飢或聞寇至則不暇食又
省得預辦軍儲以致不虞

與延帥論事狀三首

牛城
石經室

前日某所論事退私有所未盡謹具條陳如
在^左一祈論保安成主某雖^石聞其威名亦未
詳其綏御何如耳今虜眾壓境守將非大不
善則不當更置且當以材者輔之^者輔之者

者行

悅於晚

堪其事則代之不為悅大凡敏于事者使之

臨郡縣布威樹化即日而民洽者有之若要
審上下之情偽練守禦之要害軍須物數周
知其用雖使期月猶恐未盡今虜之來朝
不可料恐新者雖材而不暇施為舊者或練
習而不擾也

一事所論為將思威某謂思貴于周威則猶
一而警百也昧者或反是樹思以私于人故
人有竊議厲威以束其下故怙之反怒蓋任
于威而偏于息也撫循以示思則衆無不洽

苑似可通
兵將其一

號令以申威則犯者獨誅如是法且立而怨
何由興哉又聞用刑寧失于重不當失于疑
昔張尚書主文康在蜀犯盜者多死失于重
不害也傳聞曹武穆嘗用人言誅一詢舍者
以其誹謗語又近日苑振武重罰優人謂兵
慢已此三者人或疑其罪武穆至明振武至
恕及其以疑而用刑則人皆疑其罪故不若
輕罪而加重辟也
一事虜聲言取劉懷忠近人率衆過長城嶺

投將援

慮將虜

却还故處雖候者未必皆實就如北言恐虜
勢稍東且保安城堅今承其聲又益以朱吉
戍兵三千虜若果來使胡劉二族附保安不
與之速戰稍進金明之師以為聲援則虜未
有得也所慮者慮前以數萬攻承平許懷德
以數千兵往投虜不測而遁后知之必咎前
策

秦州申本路招討使狀

朝奉郎守太子中允直集賢院通判秦州軍

其意某

今此令

州事上騎都尉賜緋魚袋尹某奉台旨與崔
懿同于寨北納五里已來標立堡子今月某
日與崔懿將帶手下兵上等到彼中立標竿
次不劫著賊于谷内揚塵挑鬪其與崔懿商
量今寨戶向前体探其寨戶等被著賊超惹
鬪敵崔懿慮恐傷拆着寨戶尋領手下兵士
向前救應亦是^被著賊超惹鬪敵崔懿尋令
人于某處告急某尋令指使張某量帶兵士
往前策應良久亦是超惹押退不^測某又慮

程

將圖

傷折着兵士尋部領手下兵馬向前救應其
蕃賊見某兵士向前鬥敵即便敗走殺下蕃
賊不少遂旋拖拽去斫到人頭若干個捨排
旗鼓若干件燒蕩部族帳若干坐所有某等
即不元奉招討指揮領兵破蕩作過李宮族
帳只是奉招指揮于寨北約五里已來操立
堡子不委被蕃賊越惹又恐傷折着先去寨
及續去崔懿手下兵士所以向前救應乘勝
趕趁十五餘里指使張某燒蕩却上件族帳

手與去

所有某手下兵士有虎翼等三十五人傷中
謹具狀申聞

河南先生文集卷第二十五

申狀

申宣撫韓樞密乞修安國鎮狀

申四路招討司論本路禦賊狀并書

分析公使錢狀

申四路安撫使范資政乞于乾華州聽

候朝旨狀

申宣撫韓樞密乞修安國鎮狀

右某今相度到瓦亭寨地形窄隘兼本寨四

頭於顧

面俱無戰地若駐大兵在彼如賊馬入寇以
至却回雖見得可以襲逐又緣地勢難以出
兵若賊馬自涇陽谷入來倒把定彈箏歧路
則彼處兵馬進退不得兼頭回時或却往涇
陽谷去亦無有扼其歸路以此駐劄大兵不
為穩便自本寨以西直至師子堡以來盡在
谷道及兩面來路頗多俱非控扼之處今踏
行到安國鎮堡子下而大川內西控瓦亭大
路北當涇陽谷口自來太鎮雖有重壁又却

將踏

後應是擬字
及字彼

指重短持重

在南坡上絕然高峻裡面又無人戶居止其
居民皆在城外城下居住去年盡遭燒蕩今
初于上件大川內修建城寨一所將來如遇
賊馬入寇即將昨來預議指揮部署下瓦亭
兵馬却移在此處即東西北三面俱出將兵
馬如未欲出戰即足為諸處聲援堅壁指重
過其奔衝如見得賊勢可以襲逐即自據勝
地排布軍馬兼分孽游兵照管得北原上賊
馬來路所有接應鎮戎德順兩處雖比瓦亭

頭於顧

面俱無戰地若駐大兵在彼如賊馬入寇以
至却回雖見得可以襲逐又緣地勢難以出
兵若賊馬自涇陽谷入來倒把定彈箏歧路
則彼處兵馬進退不得兼頭回時或却往涇
陽谷去亦無有扼其歸路以此駐劄大兵不
為穩便自本寨以西直至師子堡以來盡在
谷道及兩面來路頗多俱非控扼之處今踏
行到安國鎮堡子下而大川內西控瓦亭大
路北當涇陽谷口自來太鎮雖有重壁又却

將踏

後於彼

在南坡上絕然高峻裡面又無人戶居止其
居民皆在城外城下居住去年盡遭燒蕩今
仍于上件大川內修建城寨一所將來如遇
賊馬入寇即將昨來預議指揮部署下瓦亭
兵馬却移在此處即東西北三面俱出將兵
馬如未欲出戰即足為諸處聲援堅壁指重
過其奔衝如見得賊勢可以襲逐即自據勝
地排布軍馬兼分孽游兵照管得北原上賊
馬來路所有接應鎮戎德順兩處雖比瓦亭

指重疑持重

功科疑科

寫似由

遠着四十里其如不拘困却兵勢可以遠作
聲援况鎮戎德順壁堅固逐處戰守兵數與
舊不同若且令固守即不妨分壁奇兵接次
應援設使部署兵在瓦亭駐劄雖與逐處相
近亦不可輕出天兵以此利害分明令寫畫
到地圖并計科到功科狀一本謹具狀申宣
撫使

申四路招討司論本路禦賊狀并書
一沿邊弓箭手自来每遇賊馬入寇並各潰

中物小
拜物辨

散蓋緣逐地分各令守把多者不過一二百
人當苗稼成熟之際些中欽劫足能禦拜若
遇賊兵大至則須至逃潰况今来已定正月
則未能卒破求戰則不與之較既勝負未分
必無深入奔衝之理如使弓箭手及巡檢兵
士防托守把若非迎戰敗衄則必望風驚潰
自然成壘震惧大軍喪氣此亦取敗之一端
欲乞更不降指揮諸處于邊壕守把防托所
貴不致敗衄

成物成

應作寬

一將來賊馬若的然于秦鳳路寇掠本路除
合差那兵馬救援外緣山外與秦隴地里相
接本路署將帶兵馬赴德順軍駐劄及差那
驍勇將士與山外巡檢劉滄同于靜邊准備
賊兵頭回覓便邀擊却今見令彭陽城駐劄
將軍馬赴瓦亭照應某上覆招討侍郎日
近邊報益多慮恐必來入寇某輒有所見軍
行利害數事雖與部署諸官熟議皆合緣皆
是出戰官員今所議持重不戰即難為連署

右物是石
輅似不誤。前
有雪石輅狀

謹附管内机宜右輅諸郎下乞賜詳酌早降
處分

分析公使錢狀

准公文准都轉運司牒准勅據陝西都轉運
司体量到洙前知渭州借過軍資庫錢糧等
取問洙曾與不曾于省庫内支借著錢銀作
何使用自后曾與不曾交還具逐件招承文
狀者

右具如前洙先於慶曆三年七月内奉勅差

沿不誤案史
有傳

等字新排
塵去

員字本似
員字

知渭州到任後取索到前知渭州王沁已後
支用公使錢體例計度每年合使錢數及勘
會到本州見管指使之臣及郡虞候已上共
六十餘人主兵官及通判職官叅謀等近
二十人共八十餘人逐日例破當食納計錢
共七貫每月計二百一十貫逐月五次聚食
一次張樂共約錢三十貫文每季一次大排
管設軍員約二百貫非次專使撫問或教場
內軍員喫食官員射弓及添助造酒糯米并

石糶百

節辰送物逐季又約一石貫文每一季都計
使錢一千貫文依此約度每年合用錢四千
貫文王沁在任時支公使錢三千貫后来除
依王沁例別給米麥外只支錢二千貫勘算
每年合少錢二千貫洙遂訪問勾當官吏等
所少錢作何出辦其人等並言自来于諸處
回易可以得足洙遂體問到前來張亢在任
日并隣近州郡涇州鄭戩慶州滕宗諒將銀
往西川收買羅帛及買上京交鈔并令人解

布帛亦

州般鹽計三處回易鄭戩私將銀于西川及秦州收買羅帛並買上京交鈔亦是三處回易即不令人于解州般鹽洙相度得差人解州般鹽委是不便其西川又緣地遠難以差人往彼只可于秦州買物及上京交鈔兩處回易其勾當人兼言將銀入西川則利息甚多若只于兩處回易恐支用不足洙即不曾聽從兼體問得諸處及本州自来並是於軍資庫或隨軍庫支撥係官錢作本回易有此

亦似可通

體例洙以本州除逐季請撥公使錢外別無不係省錢若不于官庫支借即無由得錢回易宴曾遂度印押頭子委勾當人于軍資庫支借錢銀往秦州回易及收買上京交鈔並係公用庫赤曆支收知州通判鹽官通捍即不一一記得貫伯兩數及支出月日今看詳陝西都轉運司奏狀稱借出錢二千貫銀五百兩委是洙在任日借出是宴兼洙記得只二次令人將銀往秦州收買羅帛一次令人

將交鈔上京其秦州羅帛即是洙在任日買
到令勾當官員使臣依市價賒買與諸色人
共上京交鈔回買到物帛即是洙離任后来
有狄青程勣王素相繼知州即不知于何人
任內賒散與人兼陝西都轉運司已磨勘到
見欠錢人計二百七十九戶即是已見得錢
數歸着今乞令渭州勒勾當人錢折洙在任
日所借到錢銀回易到物色多少是元借本
錢多少是收到利錢若干於洙任內收係若

于於后来知州任內收係其軍資庫元供出
本錢及銀于是何年月却于本庫送納即見
得交還與未曾交還又緣洙于慶曆三年八
月內到任九月后便值西界事宜緊切洙與
主兵官員逐日限條畧無暫暇雖係准
朝旨令凡有管設不得裁削及許令回易洙
只是委管勾當使官員及公人等一面至管
回易及支取使用其買到物帛亦不曾親自
點檢所有上項分折每年合使用錢數並是

小作納筭計仍乞取洙離任後逐月所支過
公用錢數佃定月分與洙所約度到費用數
目比類方見使用的數所分析前項事理並
皆詣宴謹具狀申河東轉運司謹錄狀上
申四路安撫使范資政乞於乾華州

聽候 朝旨狀

某昨自潞州赴渭州制勘院照對公事至永
興軍經陝西都轉運司陳狀為先曾知渭州
涇州將來奏案後若在邊上州軍聽

^知在移衍

勅切慮於事體不便及邠州永興軍又是前
兩府知州亦難以在彼欲乞于乾華州聽候
朝旨如諷合收禁亦乞依條貫施行自後即
未知都轉運司曾與不曾聞奏洙已於六月
十日蒙制勘院責保送渭州知在見在館驛
內安下比至伺候 勅命湏是一月以上切
緣洙去年方離渭州即今本州官員多是某
在任日到任館驛內人有衆官安下常有官
員往還事體深屬不便伏望四路安撫資政

特賜據狀備錄開奏并詳某前于陝西都轉
運司所陳事理早降指揮伏候台旨

河南先生文集卷第二十五

河南先生文集卷第二十六

五代春秋

梁太祖

開平元年四月甲子帝即位于汴州戊辰改
元建汴州為東都改京師為西都五月李思
安帥師及晉人戰于潞城思安師敗績
二年正月晉王克用薨三月壬申帝幸東都
征潞州丁丑次澤州晉人還師四月丙午帝
還東都五月晉人救潞州破夾城遂攻澤州

東都

接應作援

六月戊申淮南張灝弒其君偃吳人誅張灝
秦人來寇雍州同州劉知俊敗秦師于幕谷
八月晉人來侵晉州九月丁丑帝西征次陝
州十月丁巳帝還東都楚人克郎州殺雷彥
恭三年正月甲戌帝幸西都辛卯帝祀上帝
于圓邱三月甲戌帝幸河中四月同州劉知
俊伐秦克鄜坊丹延四州五月己卯帝還西
都殺雍州王仲師六月同州劉知俊叛附于
秦辛亥帝西征次陝州劉知俊奔秦幽州劉
守光伐滄州執其兄守文以歸七月晉人來
攻晉州乙亥帝還西都八月揚師厚帥師接
晉州晉人還師十一月甲午帝告謝于圓邱
秦人來侵靈州陝州康懷英侵秦克寧慶衍
三州秦人來襲懷英師敗于昇平
四年正月燕王守光克滄州五月鄴王紹威
薨八月晉人秦人來侵夏州庚寅帝西征次
陝州九月己丑帝還西都十一月趙王鎔定
州王處直附于晉王景仁帥師北討次于栢

鄉

上久失位事

張方進道鑑作為進道

乾化元年正月丙戌朔日有食之王景仁及

晉王趙人定人戰于栢鄉景仁師敗績晉師

圍邢州二月晉帥侵魏州揚師厚帥師援邢

州晉人還師五月改元南海王隱薨六月晉

人來侵湯陰九月帝北征次魏縣十月延州

高方與克鹽州十一月壬辰帝西都復位

二年二月甲子帝北征次貝州侵趙克寒強

進次蔣縣圍之晉人救蔣帝還師滄州張方

進以地來歸四月己丑帝遂幸東都帝不豫

五月甲申還西都薛貽矩薨六月戊寅皇子

友珪弒送帝崩于寢殿殺友文八月河中朱

友謙附于晉康懷英帥師攻河中晉王救河

都晉人來取揚劉

四年正月晉人來侵鄆州己卯帝還東都謝

彥章帥師侵晉攻揚劉晉王救揚劉彥章及

晉王戰彥章師敗績十二月賀環殺謝彥章

賀環及晉王戰于胡柳陂晉師敗績是夕再

此辭誤作作辭

缺一事事不列紀年有誤

環應作既作環

鄉

乾化元年正月丙戌朔日有食之王景仁及

晉王趙人定人戰于栢鄉景仁師敗績晉師

圍邢州二月晉帥侵魏州揚師厚帥師援邢

州晉人還師五月改元南海王隱薨六月晉

人來侵湯陰九月帝北征次魏縣十月延州

高方與克鹽州十一月壬辰帝西都復位

二年二月甲子帝北征次貝州侵趙克東強

進次蔣縣圍之晉人救蔣帝還師滄州張方

止薛保作作薛

進以地來歸四月己丑帝遂幸東都帝不豫

五月甲申還西都薛貽矩薨六月戊寅皇子

友珪弒遂帝崩于寢殿殺友文八月河中朱

友謙附于晉康懷英帥師攻河中晉王救河

中西都晉人來取楊劉

四年正月晉人來侵鄆州己卯帝還東都謝

彥章帥師侵晉攻揚劉晉王救楊劉彥章及

晉王戰彥章師敗績十二月賀環殺謝彥章

賀環及晉王戰于胡柳陂晉師敗績是夕再

環應作從作環

張方進道鑑作爲道進

張方進道鑑作爲道進

上久老失位事

戰瓌師敗績晉人取濮陽邠州李保衡以地
來歸

面東南

五年正月晉人城德勝夾河為柵三月兗州
張守進叛附于晉四月賀瓌帥師攻德勝南
城不克八月王瓚帥師侵晉十月劉鄩克兗
州誅張守進十二月王瓚及晉王戰于河
瓚師敗績

六年春河中朱友謙襲陷同州六月劉鄩帥
師圍同州九月晉李嗣昭救同州劉鄩及晉

李嗣昭戰鄩師敗績

龍德元年二月趙人張文禮弒其君鎔四月

陳州友能反師圍陳州七月友能降赦之八

月晉閻寶帥師討張文禮十月戴思遠帥師

侵晉攻德勝北城晉王救德勝思遠及晉王

戰於戚城思遠師敗績定州王處直為其子

都所廢

二年正月戴思遠侵晉取成安遂攻德勝北
城晉王敗契丹于新城二月晉王救德勝思

遠退師八月段凝帥師攻晉衛州克之晉李
存審克鎮州誅張文禮
三年三月潞州李繼韜以地來附四月晉人
來取鄆州五月王彥章率帥師侵晉攻德勝
南城克之晉師奔德勝北城保揚劉王彥章
困揚劉不克八月段凝帥師侵晉十月辛未
朔日有食之晉王來襲中都王彥章師敗于
中都彥章歿于師晉師迫京師戊寅帝崩于
建國楼下

困疑圍字

迫

有國皇帝此竹神字下有海

唐高宗神閔皇帝

同光元年四月己巳帝即位于鄴都十月戊

寅戒梁己卯帝至汴州誅敬翔李振十二月

庚午帝至京師誅潞州李繼韜

二年正月契丹來寇幽州庚申帝幸河陽辛

酉帝迎皇太后至京師二月己巳帝祀上帝

于圓邱四月秦王茂正薨盜據潞州五月克

之十一月癸卯帝畋于伊闕丙午帝還京師

十二月庚午帝及皇后劉氏幸張全義第

困疑圍字

辛卯

迫

遠退師八月段凝帥師攻晉衛州克之晉李
存審克鎮州誅張文禮
三年三月潞州李繼韜以地來附四月晉人
來取鄆州五月王彥章率帥師侵晉攻德勝
南城克之晉師奔德勝北城保揚劉王彥章
困揚劉不克八月段凝帥師侵晉十月辛未
朔日有食之晉王來襲中都王彥章師敗于
中都彥章歿于師晉師迫京師戊寅帝崩于
建國樓下

後唐莊宗神閔皇帝

同光元年四月己巳帝即位于鄴都十月戊

寅滅梁己卯帝至汴州誅敬翔李振十二月

庚午帝至京師誅潞州李繼韜

二年正月契丹來寇幽州庚申帝幸河陽辛

酉帝迎皇太后至京師二月己巳帝祀上帝

于圓邱四月秦王茂正薨盜據潞州五月克

之十一月癸卯帝畋于伊闕丙午帝還京師

十二月庚午帝及皇后劉氏幸張全義第

是與之油

不省敵女



三年正月帝在汴州四月定州王都拒命王晏球帥師討定州七月契丹救定州王晏球敗契丹于唐河幽州趙德鈞敗契丹于府西九月誅溫韜段凝四年正月帝在汴州二月王晏球克定州誅王都崔協薨三月庚午帝還京師四月契丹來寇雲州七月誅毛璋荆南高季興順命赦長興元年二月乙卯祀上帝于圜邱改元九月東川董璋拒命石敬瑭帥師討璋十二月

楚王殷薨鄴國公仁矩薨

二年正月契丹突欲率眾來歸五月誅安重

誨十一月甲申朔日有食之

三年六月河決衛州西川孟知祥克東州誅

董璋京師大水七月越王鏐薨八月湖南馬

希聲薨

四年四月夏州李彝超拒命安從進帥師討

夏州不克八月皇子從崇為兵馬元帥十月

赦李彝超十一月戊子帝不豫壬午誅從崇

州獲作川

真筵

不肖嗣文



三年正月帝在汴州四月定州王都拒命王晏球帥師討定州七月契丹救定州王晏球敗契丹于唐河幽州趙德鈞敗契丹于府西九月誅温韜段凝

四年正月帝在汴州二月王晏球克定州誅王都崔協薨三月庚午帝還京師四月契丹來寇雲州七月誅毛璋荆南高季興順命赦長興元年二月乙卯祀上帝于圓邱改元九月東川董璋拒命石敬瑭帥師討璋十二月

楚王殷薨鄴國公仁矩薨

二年正月契丹突欲率眾來歸五月誅安重

誨十一月甲申朔日有食之

三年六月河決衛州西川孟知祥克東州誅

董璋京師大水七月越王鏐薨八月湖南馬

希聲薨

四年四月夏州李彝超拒命安從進帥師討

夏州不克八月皇子從崇為兵馬元帥十月

赦李彝超十一月戊子帝不豫壬午誅從崇

州獲作川

長興四年以下
應易提把字
元本不措字予
初居字錯

戊戌帝崩于雍和殿

閔皇帝 長興四年十二月癸亥朔帝即位

應順元年正月改元西川孟知祥拒命盜殺

安州符彥超二月鳳翔從珂拒命王恩同帥

歸攻鳳翔不克從珂舉兵向京師康義誠帥

師討從珂河中安彥斌陝州康思立叛王恩

同歿于師康義誠以師叛戊辰帝遜于衛州

四月壬申從珂入京師戊寅帝崩于衛州

河南先生文集卷第二十六

河南先生文集卷第二十七

五代春秋

後唐末帝

清泰元年四月庚午帝即位乙酉改元誅康

義誠朱洪昭馮贇丙申葬明宗皇帝于嶽陵

八月蜀王知祥薨九月契丹寇雲州

二年四月契丹寇新州六月契丹寇應州十

月閔王延鈞薨大饑 二年五月河東石敬瑭拒命張敬達楊光遠

二字作三字

帥師討河東鄴都軍亂逐劉延皓范延光帥
師討平之九月契丹救河東張敬達及契丹
戰于城下敬達師敗績退師晋安契丹圍晋
安戊申帝北征次懷州延州軍亂殺楊漢章
閏十一月楊光遠害張敬達以晋安叛降于
敬瑭丁丑帝還京師庚辰敬瑭逼京師辛巳
帝崩于玄武樓

晋高祖

天福元年十一月帝在大原宮降制改元閏

晉高祖文

月庚辰帝至京師以幽州及鴈門以北地賂
火帝

天福七年六月乙丑帝即位於鄴都八月高

行周克襄州誅安從進大蝗十一月葬高祖

皇帝於顯陵

八年二月乙丑帝還東京四月戊申朔日有

食之十一月青州楊光遠叛附于契丹契丹

入寇大饑

開運元年正月契丹陷典州乙酉帝北征次

澶州契丹陷博州三月及契丹戰于戚城師
敗績甲寅帝還東京六月復樞密院河決滑
州七月改元八月閩人朱文進殺其君延義
九月庚午朔日有食之十二月丁巳楊光遠
降赦之癸酉誅楊光遠契丹入寇大饑

二年正月帝北征二月次澶州三月契丹陷
祁州杜威及契丹戰于陽城契丹敗績四月
甲申帝還東京八月甲子朔日有食之大饑
三年二月壬戌朔日有食之五月契丹入寇

大水十一月杜威帥師討契丹十二月師次
中渡杜威叛以師入于契丹皇甫遇歿于師
相州張彥澤寇京師彥澤殺桑維翰
四年正月帝遜于北郊契丹德光入京師誅
張彥澤癸卯帝遜于遼陽

漢高祖

元年二月帝即位于太原宮稱天福十二年
三月契丹德光遁歸死栳城五月丙申帝東
幸六月殺郇公從益甲子帝至京師楚王希

範薨閏七月鄴都杜威拒命八月越王弘佑
薨九月庚辰帝北征十一月杜威降赦之十
二月癸巳帝至自鄴都
乾祐元年正月乙卯改元帝不預丁丑帝崩
于萬歲殿

隱帝

元年二月辛巳帝即位誅杜威三月河中李
守正拒命盜以京兆叛附于守正六月戊寅
朔日有食之七月王景崇以鳳翔叛附于李

守正郭威帥師圍河中越人廢其君侗十一

月殺李崧壬申葬高祖皇帝于春陵

二年二月丙子黑霧四塞五月京兆降六月

癸酉朔日有食之郭威克河中誅李守正十

月契丹入寇十二月趙暉克鳳翔誅王景崇

三年二月初學樂閏六月癸巳大風拔木十

一月甲子朔日有食之丙子誅揚邠史弘肇

王章鄴都郭威舉兵向京師澶州李弘義滑

州宋延渥叛附于郭威甲申慕容超帥師

子於于

及郭威戰于劉子陂帝親帥師敗績侯益焦
繼勳叛乙酉帝崩于師郭威入京師軍大掠
乙丑皇太后令立子贊馮道往徐州迎贊誅
蘇逢吉劉銖契丹入寇十二月郭威帥師北
討次澶州還師壬戌威入京師楚人馬布萼
弒其君希廣王峻弒湘陰公弘宋州

周高祖

廣順元年正月丁卯帝即位八月葬漢隱帝

楚人殺希萼十月吳斌楚十二月兗州慕容

彥超拒命

二年四月丙戌朔日有食之五月庚辰帝東

征戊辰次兗州城下乙亥克兗州六月戊戌

帝至自東征九月契丹入寇朗州劉言逐吳

也特衍人復楚地也

三年正月以戶部田賜民二月誅王峻六月

有闕文大水十二月誅王殷

丙午克之丁卯次揚州吳王以江北地來獻

或四年五年某月或四月壬申帝至自南征

征或及或入寇或劫或圍或

兗州克

六年三月甲戌帝北征五月次瓦橋關寧瀛
漠三州來降帝不豫班師六月甲戌帝至自
北征癸巳帝崩于萬歲殿
恭帝

顯德六年六月甲午帝即位十一月壬寅葬

世宗皇帝于慶陵

七年正月甲辰帝遜位于我

宋

河南先生文集卷第二十七

河南集附錄

本傳

傳 中非字師魯河南人天聖二年進士及第終

州正平縣主簿調河南府戶曹叅軍遷安國

軍節度推官知邵武軍光澤縣舉書判拔萃

兼軍使作改 勲山南東道節度掌書記知河南府伊陽縣

縣民有女幼孤而冒賀氏產鄰人證其非是

而籍之后鄰人死女復訴請所籍產久不能

決洙問以各年幾何曰三十二乃按咸平籍

曰

二年賀死而賀妻劉為戶詰之曰若五年始

生安得賀姓邪女遂伏以薦得召試為館閣

校勘迂太子中允會貶范仲淹榜朝堂洙自

言與仲淹有師友之義乃請罪於朝落校勘

復為掌書記監唐州酒稅時西北久安洙作

叙燕息成二篇以為武備不可弛于世丁父

憂服除復為太子中允知河南府長水縣趙

吳反大將葛懷敏辟為經畧判官后劉平

元孫戰敗朝廷以夏竦為經畧安撫使仲

淹韓琦副之復以洙為判官又詔竦等議攻

守計乃具二策令琦與竦詣關秦之加集賢

理上命用攻策遂趣延州謀出兵仲淹持

可還至慶州會任福已敗于好水川因發

慶州部將劉政銳卒數千趣鎮戎軍赴救未

至賊引去夏竦奏洙擅發兵降通判濠州當

時言者謂福之敗由隨軍耿傳督戰太急后

得傳書乃戒福使持重毋輕進者洙以傳

吏無軍責而死行陳被誣作憫忠辨誣二篇

東都事畧石守
信守信子保豐元
保豐子之孫元孫
字善長以守信恩
補供奉長久之為

東都事畧
葛霸真定
人子懷敏官
任使元吳寇
鎮戎軍區

尚門祇候遷如京
副使累擢至邕州

觀寧使鄜延路
副總表會補元

吳反陷重明此若元
孫些劉平戰于三

川口為賊所執仁宗
以為已死賜定正軍節

度使及元吳納款
乃得傳言者請洙

其每國之罪仁宗
貸之安置金河

耻傳事史作
耻傳

據事史是
文字

字

未幾韓琦知秦州辟通判州事加直集賢院

上疏曰

文帝盛德之主賈誼論當時事勢猶

纂

云可為慟哭孝武帝外制四夷以疆主威徐

樂嚴安尚以陳勝亡秦六卿篡晉為戒二帝

不以危亂滅亡為諱故子孫保天下者十餘

世秦二世時關東盜起或以反者聞二世怒

下吏或曰逐捕今盡不足憂乃悅情煬帝時

四方兵起左右近臣皆隱賊數不以宴聞或

言賊多者輒被詰責二帝以危亂滅亡為諱

故秦隋之宗社數年為墟陛下視今日天下

之治孰與漢文威制四夷孰與漢武國家基

本仁德陛下慈孝愛民誠萬世於秦隋至於

疆

西有不臣之虜北有疆大之隣非特問巷盜

苦不得

賊之勢也自西虜叛命四年旁塞劫數擾內

地疲遠輸兵久於外而休息无期卒有乘弊

而起兵法所謂雖有智者不能善其後當此

之時陛下當夙夜憂懼所以慮事變而塞禍

源也陛下延訪邊事容納直言前世人主勤

宋史通者
下等也字不
已下有也字

勞寬大未有能遠過者也然未聞以宗廟為
憂危亡為惧此賤臣所以感憤於邑而不已
何者今命令數更思寵過濫賜與不節此三
者戒之慎之在陛下所行耳非有難動之勢
也而因循不革弊壞日甚臣是以謂陛下未
以宗廟為憂危亡為惧者以此夫命令者人
主所以垂信於下也異時民間聞朝廷降一
命令皆竦視之今則不然皆相與竊語以為
不久當更既而信然此命令日輕於下也命

宋史通者
以二字

令輕則朝廷不尊矣又聞羣臣有獻忠謀者
陛下始甚聽之后復一人沮之則意移矣忠
言者以信之不能終頗自絀其謀以為無益
此命令數更之弊也夫爵賞陛下所持之柄
也近時外戚內臣以及士人或因緣以求恩
澤從中曰危而陛下不知故臣願先正于內
以正于外然后忠謀漸進綱紀漸舉國用漸
足士心漸奮夷狄之患庶乎息矣伏惟陛下
深察秦隋惡聞忠言所以^士遠法漢主不諱

據宋史及本
集附錄中
肅脫去三百
五十餘字

抵事每作此揚賦
臣幸甚忘天下幸
甚

危亂所以存日新盛德與民更始則天下幸甚改太常丞知涇州以右司諫知渭州兼領

涇原路經略公事會鄭戩為陝西四路都總

管遣劉滄董士廉城水洛以通秦渭援兵洙

以為前此屢困于賊者正由城寨多而兵勢

分也今又益城不可奏罷之時鄭戩已解四

路而奏滄等督役如故洙不平遣人召滄再

不至命張忠代之又不受于是諭狄青

滄士廉下吏戩論奏不已于是徙洙慶州而

據實地理志
是水洛集
內作市者俱
改

宋史作往
史作械

涇州水洛又徙晉州迂起居舍人直龍圖閣
知涇州士廉詣闕上書訟洙乃遣御史劉滉

就問獨不能得洙罪止坐假公用錢與部將

孫用及私自貸貶崇信軍節度副使孫用者

本軍校嘗自京師取息錢至官不能償洙與

狄青惜其材可用遂假公使錢使償之徙監

均州酒稅感疾泐牒至南陽訪醫卒年四十

七洙內剛而外和與人言必極辯其是非遇

事無難易勇於敢為至前世治亂泐革之變

嘉祐中包

不及者

事無難易

勇於敢為

至前世治亂

標本朝字
益中傳為
宋人所作
○柱不可後
豈避高宗
諱而然耶

安陽集郎
下有中字

靡不該貫人有疑難不能通洙為指畫請解
皆釋然自得尤長於春秋文章自唐宋歷五
代氣格卑弱至本朝柳開始為古學天聖初
洙與穆修大振起之有集二十七卷子朴柱
其兄源亦以文學名於世終太常博士

墓表

安陽集作故崇信軍節度使韓忠獻公

韓忠獻公

公諱洙字師魯其先太原人曾祖諷以道晦
亂世不仕祖文化始以材行與其家官至都
官郎贈刑部侍郎父仲宣舉明經累長郡邑

善安陽
集作善

廉恕明決所至以循吏稱終虞部員外郎以
公貴贈工部郎中刑部葬其父河南今為河
南人公幼聰敏善學無所不通尤長於春秋
善議論參質古今開判處滯問者欣服之天
聖二年登進士及第授絳州正平縣主簿歷

及字

河南府戶曹參軍郎武軍判官舉書判拔萃

迂山南東道節度掌書記知河南府伊陽縣

時天下無事政闕不講以兵言者為妄人公

乃著叙燕息戎等十數篇以匡時弊時人服

匡時集
作存

再不至乃命瓦亭寨王張忠代滬滬
復不受代部署

世兵尚未習練願
謹皇陰期以歲月
平心休還石賊後
寇雖我軍部時
劉繼宗禦不為
賊所敗詔下切
責俾以進兵月
日未上府中後
議以將在軍雖
計以自便也攻守
計以自便也攻守
其乃重攻守二策
此以諸國奏惟上
所擇詔取攻策已
而難建亦寢賊後
人以書叩延州偽
和而士舉其家陸
山外

安陽某作
改

狄公於是親至德順軍揖滬士廉下獄差官
按問而鄭比奏本道沮滬等功朝廷卒薄滬

寺罪徙公慶州而城水洛烏會慶帥孫公請

終任改知晉州慶曆四年契丹遣使報西代

元吳詔河陝三路要郡皆擇人徙知潞州當

范公之在二府也余安道歐陽永叔輩並為

諫官天下屬望諸公日竭忠獻納不避權貴

而公方勤勞塞上迹遠朝廷暨諸公相繼罷

去向天下目之為賢者執政指之為黨皆欲

青鞵貴

山安陽
三
安陽集

曰事斥逐之士庶者、即詣關上書以水洛事
訟公且誣公在渭^有盜^賊制使承風指按驗
百^端不能得一毫以汙公有部將孫用者出
于軍校嘗自京取民息錢至官貧不能償公
與狄公惜其材乃分假公使錢俾償其民而
月取其俸償于官逮按問而錢先已輸官矣
坐北貶公崇信軍節度副使徙監均州酒稅
得疾^感公牒至南陽訪醫藥疾革對賓客妻子
無一^感言整冠帶盥濯怡然隱几而卒時年

安陽集
什勤

四十七慶曆七年四月十日也公天性慈仁
內剛外和凡事有小而可矜者必惻然不忍
發見顏貌及臨大節斷大事則心如金石雖
鼎鑊前列不可變也在軍謙節愛士雖悍夫
兒列皆降意容接故人之願盡其力所至郡
邑修設條教務以宴惠及下去則人思之文
章自唐衰歷五代日淪淺俗寢以大敝本朝
柳公仲塗始以古^道發明之后卒不能振天聖
初公獨與穆叅軍伯長矯時所尚力以古文

臨集作躡

此集改之
凡以者皆

為主次得歐陽永叔以雄詞鼓動之於是后

學大悟文風一變使我宋之文章將踰唐漢

而躡三代者公之功為最多初朝廷之將用

攻策也命葛懷敏出鄜延道勸兵緩察間攻

賊精聚招懷種族奪其要害而堡障之賊知

朝廷之威必翻翻然來服則久而易制公曰是

行也不患將卒無勇患應敵寡謀耳乃自請

參議懷敏行營軍事有詔如請議而事中罷今

夫文武之士平居議論恍慨自謂忠義勇決

世無及者一旦遇急難而試之往往魄喪氣

奪百計避脫雖以富貴誘之猶掉臂而不顧

余居邊久閱人多矣如公挺然忘身以為國

家者天下不知有幾人嗚呼以公文武之原

從吉卜也范公嘗以書謂余曰世之知師魯

者莫如公余已為其集序矣墓有表請公文

以信后世余應之曰余寔知師魯者又得其

進斥本末為最詳其敢以辭既寔書其事矣

又考性命之說而表于墓曰

三下原上脫
去三百四十字
抄捕抄于後

以公文武之士平居議
論恍慨自謂忠
義忠勇世無及者
一旦遇急難而

以公文武之士平居
震星天下之智正
曾不得一好所
公卿之信輔教太
平之業布及遭罹

諸毀遂終貶於此者
世守道三王所以仰天嗚呼自古聖賢必推性命如公之文武傑立
勤條於為善而得福
而中人者引以為法而貫以忠義分此天之性命雖孔孟不能以兼
畏擇利而自是也
然上以聰明仁德御天下細民之枉出於
而獲報如公以文分尚一歸於默定昧者不思妄而求分徒自
致其罪未者抑本於邪徑故公臨禍福生死而曾不少變分
而不中者也故當時
指以當道而排去者不是能安性命而端正唯大名赫然日月之光
四三年間皆後顯良
唐大任使公年且及分巨萬古而增榮吾聞善人者天必報其後
此其進權可量哉
何乎天不與公之壽分宜嗣人之蒙慶
也悲夫公累遷出
至聖居舍人直龍
圖商要張氏鹿
邑好君以順心為

祭文

韓忠獻公

克正家道後公
七年而亡兄原太
希博士亦以文
行稱于世第湘酌
三雅奉賦冲秀
州承高好主傳之
溥涉未仕並先公
而卒沂資性淳明
茂初謹門法多勇
四人長曰朴奇馬過
博學有父風其代
二未若俱早世其
切曰廟諱今方十
歲女五人長道通
虞初負外郎垂
張氏次高太常書
寺太祝謝承平

維慶曆七年某月某朔某日具官某謹以清

奠

致祭於故龍圖舍人尹君師魯

庶羞之靈嗚呼師魯惟君之生天與英奇如鑑之

無隱不窺如材之美無用不宜仁義之勇

於虎巖疑昧之決審乎蒼龜首倡古文三

是追學者翕從聖道乃夷名重天下無人

知之之深者非余而誰伊昔夏人授于西

余忝兵任君寔同之周塞上余往君隨

馳忍飢星霜矢石勞苦艱巖

凡

次之未幾如林孝
器識足以嗣公而致
高名若若仕進
至和元年十月日
材舉以夫人之喪
葬于維氏其力
鄉之其原後吉
卜也云

集改 保血安陽

五年心憊形羸退而視君志不少哀上嘉
君勤進督涓師懷敏之后破壞創痍君能盡
補綴撐持曰兵曰民以治以綏如得父母
衆心熙熙保邊務寔恥于妾為不合小人乃
啟禍基易慶晉路奔命何疲輸忠抗論伺者
乘危君前在涓屬防秋時以公解緡貸其偏
禪俾償宿負免干典與取其俸送官勿虧
且責効命投死無疑此抵罪竄斥流離衆
謂之冤君甘如飴自隨徒均帝方念茲奈何

窮山感疾無醫君決不起指鄧而馳范公大
賢未託孤遺謂無怛化言色怡忽整衣冠
盥祿祇憑几而新衆皆歎悲范公之書其
說如斯嗚呼哀哉彼蒼冥冥莫可究推賢者
胡惡動與屯奇不肖胡佑坐來福禧以道而
屯死為人思以幸而福生為人嗚在君所得
何必期頤嗚呼哀哉余之與君義雖朋執情
則墳麓莫不執紼莫不捧卮使我大恨痛切
肝脾徒憑薄祭一寫哀辭琴不鼓矣嗚呼子

期尚饗

墓誌

歐陽文忠公

師魯河南人姓尹氏諱洙然天下之士識與不識皆稱之曰師魯蓋其名重當世而世之知師魯者或推其文學或高其議論或多其材能至其忠義之節處窮達臨禍福無愧於古君子則天下之稱師魯者未必盡知之師魯為文章簡而有法博學禮記通知今古長於春秋其與人言是之非之務窮盡道理乃

已不為苟止而妄隨而人亦罕能過也遇事無難易而勇於敢為其所以見稱于世者亦所以取嫉於人故其卒窮以死師魯少舉進士及第為絳州正平縣主簿河南府戶曹叅軍郢武軍判官舉書判拔萃遷山南東道掌書記知伊陽縣王文康公薦其才召試充館閣校勘遷太子中允天章閣待制范公貶饒州諫官御史不肯言師魯上書言仲淹臣之師友願得俱貶之監郢州酒稅又徙唐州遭

父喪服除復得太子中允知河南縣趙元昊
反陝西用兵大將葛懷敏奏起為經略判官
師魯雖用懷敏辟而尤為經略使韓公所深
知其後諸將敗于好水韓公降知秦州師魯
亦從通判濠州久之韓公奏得通判秦州遷
知涇州又知渭州兼涇原路經略部署坐城
水洛與邊臣異議徙知晉州又知潞州為政
有惠愛潞州人至今思之累遷官至起居舍
人直龍圖閣師魯當天下無事時獨喜論兵

臣作
將

為叙燕息戍二篇行于世自西兵起凡五六
亦一作益 歲未嘗不在其間故其論議亦精密而于西
且存其 事尤習且詳其為兵制之說述戰守勝敗之

要盡當今之利害又欲訓土兵代戍卒以戒
邊用為禦戎長久之策皆未及施為而元昊
臣西兵解嚴師魯亦去而得罪矣然則天下
之稱師魯者於其材能亦未必盡知之也初
師魯在渭州將吏有違其節度者欲按軍法
斬之而不果其後吏至京師上書訟師魯以

一本字

公使錢貸其部將貶崇信軍節度副使徙監均州酒稅得疾無醫藥昇至南陽求醫疾革

隱

隱一本作隱几而坐顧稚子在前無甚怜之色與賓客

韓子墓

言終不及其私享年四十有六以卒師魯娶

孝行四十七

張氏某縣君有兄源字子漸亦以文學知名

前一歲卒師魯凡十年間三貶官喪其父又

喪其兄有子四人連喪其三女一適人亦卒

而其身終以貶死一子三歲四女未嫁家無

餘貲客其喪于南陽不能歸平生故人無遠

過皆往賻之然後妻子得以其柩歸河南以某

年某月某日葬于先塋之次余與師魯兄弟

交嘗銘其父之墓矣故不復次其世家焉銘

曰藏之深固之密石可朽銘不滅

論尹師魯墓誌

歐陽文忠公

誌言天下之人識與不識皆知師魯文學議

論材能則文學之長議論之高材能之美不

言可知又恐太略故條析其事再述于后述

其文則曰簡而有法此一句在孔子六經惟

春秋可當之其他經非孔子自作文章故雖
有法而不簡也修于師魯之文不薄矣而世
之無識者不考文之輕重但責言之少多云
師魯文章不合祇著一句道了既述其文則
又述其學曰通知古今此語若必求其可當
者惟孔孟也既述其學則又述其論議云是
非務盡其道理不苟而妄隨亦非孟
子不可當此語既述其論議則又述其材能
俚言師魯歷敗自兵與便在陝西尤深知西

事未及施為而元昊臣師魯得罪使天下之
人盡知師魯材能此三者皆君子之極美然
在師魯尤為末事其大節乃篤于仁義窮達
禍福不媿古人其事不可徧舉故舉其要者
一兩事以信取如上書論范公而自請同貶
臨死而語不及私則平生忠義可知也其臨
窮達禍福不媿古人又可知也既已具言其
文其學其論議其材能其忠義遂又言其為
仇人挾情論告以貶死又言其死後妻子困

窮之狀欲使后世知有如此人以此事廢
死至于妻子如此困窮所以深痛死者而切
責當世君子致斯人之及此也春秋之義痛
之益至則其辭益深子般卒是也詩人之意
責之愈切則其言愈緩君子偕老是也
號天叫屈然后為師魯稱寃也故于其銘文
但云藏之深固之密石可朽銘不滅意謂舉
世無可告語但深藏牢埋此銘使其不朽則
后世必有知師魯者其語愈緩其意愈切詩

人之義也而世之無識者乃云銘文不合不
講德不辨師魯以非罪蓋為前言其窮達禍
福無媿古人則必不犯法况是仇人所告故
不必區區曲辨也今止直言所坐自然知非
罪矣添之無害故勉狗議者添之若作古文
自師魯始則前有穆修鄭條輩及有大家先
達甚多不敢斷自師魯始也偶儻之文苟合
于理未必為非故不是此而非彼也若謂近
年古文自師魯始則范公祭文已言之矣可

脫去勸行。文
章以下是緊
文之尾。海

以互見不必重出也皇甫湜韓文公墓誌李
翱行狀不必同亦互見之也誌云師魯喜論
兵論兵儒者未事言喜無害喜非嬉戲之戲
喜者好也君子固有所好矣孔子言回也
學豈是薄顏回乎后生小子未經師友苟恣
所見豈足聽哉修見韓退之與孟郊聯句便
似孟郊詩與樊宗師作誌便以樊文慕其如
此故師魯之誌用意特深而語簡蓋為師魯
文章焯若星日之所為后世師法雖嗣子

尚幼未足以付予而世人藏之庶可無于墜
失弘于眾人最愛予文寓辞千里侑此一鐘
奠以慰子聞乎不聞尚饗

乞與尹構一官狀
歐陽文忠公

右臣等伏見故居舍人直龍圖閣尹洙文
學議論為當世所稱忠義剛正有古人之節
初蒙朝廷擢在館閣而能不畏權臣力排眾
黨以論范仲淹事遂坐貶黜其后元昊僭叛
用兵一方當國家有西顧之憂思得材謀之

脫去動行。文章以下。是緊。文章之尾。須。另物。

以互見不必重出也皇甫湜韓文公墓誌李
翱行狀不必同亦互見之也誌云師魯喜論
兵論兵儒者未事言喜無害喜非嬉戲之戲
喜者好也君子固有所好矣孔子言曰飽好
學豈是薄顏回乎后生小子未經師友苟恣
所見豈足聽哉修見韓退之與孟郊聯句便
似孟郊詩與樊宗師作誌便以樊文慕其如
此故師魯之誌用意特深而語簡蓋為師魯
文章焯若星日子之所為后世師法雖嗣子

尚幼未足以付予而世人藏之庶可無于墜
失弘于眾人最愛予文寓辭千里侑此一鐫
莫以慰子聞乎不聞尚饗

乞與尹構一官狀 歐陽文忠公

右臣等伏見故起居舍人直龍圖閣尹洙文
學議論為當世所稱忠義剛正有古人之節
初蒙朝廷擢在館閣而能不畏權臣力排眾
黨以論范仲淹事遂坐貶黜其后元昊僭叛
用兵一方當國家有西顧之憂思得材謀之

臣以濟多事而洙自初出師至于元昊納款
始終常在兵間比一時之人最為宣力而群
邪醜正誣構有本端本卒本陷本罪本辜本流本竄本以死嚮蒙
陛下仁聖恩怪哀其冤枉特賜清雪俾復官
資足以感動群心勸勵忠義今洙孤幼並在
西京家道屢空衣食不給洙止一男構年方
十餘歲惇然無依寔可嗟惻伏見將來裕享
大礼在近群臣皆得奏蔭子孫伏望聖慈錄
洙遺忠憫洙不幸特賜其子一官庶霑寸祿

有本
怪

以免飢寒則天地之仁出顯蒙德臣等忝列
侍從愧無獻納苟有所見不敢不言本集云謹見

雜見事跡

勅旨

先是渭州西路巡檢劉滄建崇川為秦渭兩

路有急發兵相援路出隴坻之內回遠恐

不及事請募熟戶於山外築水洛結公二

城以兵戍之緩急以通援兵之路都部署

鄭戩以狀聞命滄及董士廉董其役今韓

琦宣撫陝西還奏罷四路招討以戩知永

據在都事
畧則滄傳
結言不誤

他地

與軍又言兩城之旁多生戶今奪其他恐
城工畢而寇至請罷之戩因極言二城之
利不可輒罷詔三司副使魚周詢往視其
利害未至尹洙召漣士廉令還漣士廉以
熟戶既集官物無所付請遂城之洙怒以
二人違節制命部署狄青往斬之青械繫
漣士廉于德順軍及周詢還是戩議乃徙
洙慶州刺水
尹師魯謫官均州時范希文知鄧州師魯得

洩

疾即擅去官詣鄧州以後事屬希文希文

日往視其疾一旦遣人招希文甚遽既至

師魯曰洙今日必死矣人言將死者必見

鬼神此不可信洙並無所見但覺氣息奄

就盡隱几坐與希文語久之謂希文曰

公可出洙將逝希文出至廳事已聞其家

號哭希文竭力送其喪及妻孥歸洛陽洩水
知道者苟未脫然隨其所得淺深皆有効驗
尹師魯自直龍圖閣謫官過梁下與一佛

未字筆法
右至字

華法作自言者談師魯自言靜以退為樂其人曰此猶
以進退為樂有所係不若進退兩忘師魯頃若有所得

定華法作

自為文以記其說后移定州是時范文正
公守南陽少日師魯忽手書與文正別仍
囑以后事文正極訝之時方饌客掌書記

朱炎在坐炎老人好佛學文正以師魯書

示炎曰師魯遷謫失意遂至垂理殊可怪

也宜往見之為致意開譬之無使成疾炎

即詣尹而師魯已沐浴衣冠而坐見炎來

見尹華法作

而華法作

道文正意而笑曰希文猶以生人見待洙

死矣與炎談論頃時遂隱几而卒炎急使

人馳報文正文正至哭之甚哀師魯忽舉

頭曰早已與公別安用復來文正驚問所

以師魯咲曰生死常理也希文豈不達此

又問其後事尹曰此在公耳乃揖希文復

遊俄頃又舉頭顧希文曰亦無鬼神亦無

恐怖言訖遂長往師魯所養至此可謂有

力矣尚未能脫有無之見何也得非進退

達

遊

希文上
華法
字

筆

兩忘猶存於胸中與沈存中

本朝古文柳開仲塗穆修伯長首為之倡尹

洙師魯次第繼其后歐陽文忠公蚤工偶

歐公故在太師文忠公是以此用其意而為其耳

此用其意而為其耳文學之蓋公於師魯於文雖不同公為古

文則居師魯後他如五代史公嘗與師魯

約分撰其后師魯死無子今歐陽公五代

史頌之學官盛行於世內果有師魯之文

手抑歐陽公自為之也歐陽公誌師魯墓安致

論其文曰簡而有法且謂人曰在孔子六

經中唯春秋可賞則歐陽公於師魯不薄

矣崇寧間改修神宗正史歐陽公傳乃

云同時有尹洙者亦為古文然洙才下不

足以望修云蓋史官皆晚學小生不知前

輩文章淵源自有次第聞見錄

天聖明道中錢文僖公自樞密留守西都謝

立身洙何恨於漫乎甫淡伏其識量之翰

又言尹洙自謂平生好善之心過於嫉惡

多誤字

之翰以謂信然南豐雜識

韓魏公曰希文常勸以身安而後國家可保

師魯以謂不然直謂臨國家事更不當顧

身公雖重希文之說然性之所喜以師魯

為愜爾魏公別錄

河南集附錄終

湘山野錄錢思公鎮洛初一驛館命僚屬各作

一文謝希深與歐公皆五百許字惟師魯止

三百八十字語簡事備歐公媿服今考集中

不載此記豈闕佚已多邪辛酉夏六月阮亭

又識于國子監東箱廂

宋宗室希并續晁氏讀書志云志稱尹師魯集

二十卷希并所藏二十七卷洙傳中所載亦

同嘗攷邵氏聞見錄云錢惟演守西郡起雙

桂樓建臨園驛命永叔師魯作記永叔文先

亦曾見尋行數
墨之見不
乃尹公重

成凡千餘言師魯曰某止用五百字文成永
叔服其簡古自此始學為古文二記皆不載
于集中今此集二十七卷與趙氏志同二十
六七兩卷則五代春秋而附錄一卷則本傳
及韓忠獻所撰墓表祭文歐文忠公墓志及
論尹師魯墓誌乞與其子構一官狀并雜見
事跡七八條阮亭壬戌冬初再記

士正

阮亭

河南集附錄補

李文藻輯

宋史本傳

尹洙字師魯河南人少與兄源俱以儒學知名舉進士調正平縣主簿歷河南府戶曹叅軍安國軍節度推官知光澤縣舉書判拔萃改山南東道節度掌書記知伊楊縣有能名用大臣薦召試為館閣校勘遷太子中允會范仲淹貶仲淹貶救榜朝堂戒百官為朋黨洙上奏曰仲淹忠亮有素臣與之義兼師友

則是仲淹之黨也今仲淹以朋黨被罪臣不可苟免宰相怒落校勘復為掌書記監唐州酒稅西北久安洙作叙燕息戍二篇以為武備不可弛叙燕曰戰國世燕最弱二漢叛臣持燕挾虜蔑能自固以公孫伯珪之強卒制于袁氏獨慕容乘石虎亂乃并趙雖勝敗異術大槩論其強弱燕不加趙魏一則燕固不敵唐三盜連衡百餘年虜未嘗越燕侵趙魏是燕獨能支虜也自燕入于契丹勢日熾

大顯德世雖復三關尚未盡燕南地國初始與并合勢益張然止命偏師備禦王師伐蜀伐吳泰然不以兩河為顧是趙魏足以制之明矣并寇既平悉天下銳專力契丹不能攘尺寸地頭嘗以百萬衆駐趙魏訖敵退莫敢抗世多咎其不戰然我衆負城有內顧心戰不必勝不勝則事亟矣故不戰未嘗咎也原其弊在兵不分設兵為三壁于爭地犄角以疑其勢設覆以待其進邊壘素固驅民以守

之俾其兵頓堅城之下乘間夾擊無不勝矣
蓋兵不分有六弊使敵蓄勇以待戰無別枝
梧一也我衆則士怠二也前世善將兵者必問
幾何今以中才盡主之三也大眾儻北彼遂
長驅無復顧忌四也重兵一屬根本虛弱織
人易以干說五也雖委大柄不無疑貳復命
貴臣監督進退皆由中御失于應變六也兵
分則盡易其弊是有六利也勝敗兵家常勢
悉內以擊外失則舉所有以棄之符堅淝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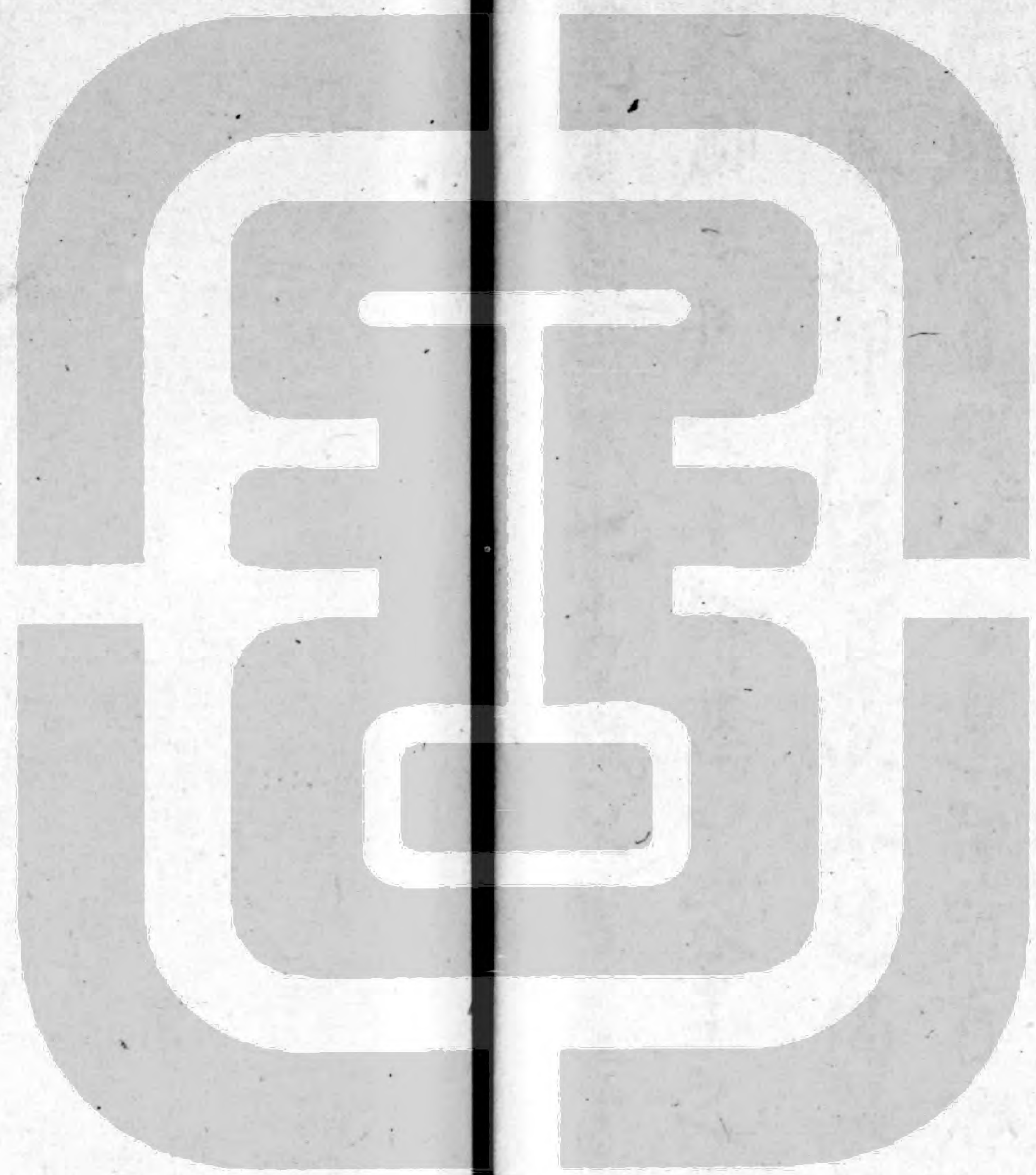
哥舒翰潼關是也是則制敵在謀不在衆以
趙魏燕南益以山西民足以守兵足以戰分
而帥之將得專制就使偏師挫衄他衆尚奮
詎能擊國家安危哉故師覆于外而本根不
搖者善敗也昔者六國各有地千里師敗于
秦散而復振幾百戰猶未及其都守國之固
也陳勝項梁舉關東之衆朝敗而夕滅新造
之勢也以天下之廣謀其國不若千里之固
而龍衣新造之勢徼幸于一戰庸非惑哉兵既

久弭士大夫誦習謂百世不復用非甚妄者
不談然兵果廢則已儻後世復用之鑒此火
以悟世主故迹其勝敗云息戎曰國家割棄
朔方西師不出三十年而亭徼千里環重兵
以戍之雖種落屢擾即時輯定然化戍之費
亦已甚矣西戎為寇遠自周世西漢先零東
漢燒當晉氏羌唐禿髮歷朝侵軼為國劇患
興師定律皆有成功而勞弊中國東漢尤甚
費用常以億計孝安世羌叛十四年用二百

四十億永和末復經七年用八十餘億及段
紀明用裁五十四億而剪滅殆盡今西北涇
原邠寧秦鳳廊延四帥戍卒十餘萬一卒歲
給無慮二萬騎卒與冗卒較其中者總廩給
之數息賞不在焉以十萬較之歲用二十億
自靈武罷兵計費六百餘億方前世數倍矣
平世屯戍且猶若是後雖有他警不可一日
輟去是十萬衆有增而無損期也國家厚利
募商入粟傾四方之貨然無水漕之運所輓

致亦不過被邊數郡爾歲不常登廩有常給
頃年亦嘗稍匱矣儻其乘我荐饑我必濟師
饋饗當出於關中則未戰而西垂已困可不
慮哉按唐府兵上府千二百人中府千人下
府八百人為今之計莫若籍丁民為兵擬唐
置府頗損其數又今邊鄙雖有鄉兵之制然
止極塞數郡民籍寡少不足備敵料京北西
北數郡上戶可十餘萬中家半之當得兵六
七萬質其賦無他易賦以帛名者不易以五

未完



東都事異狀
青傳其尹律
善嘗怪其律
兵律以謂有古
良將才後律以
貶死青懷知已
常周恆其家

與文正范公論師魯行狀書 韓魏公

某啓辱教示及之翰所撰師魯行狀俾附永

叔作誌讀之思其人悲咽不能勝觀所載事

又有與聞見殊不相合者大以為疑及閱尹

氏姪子辨列則皆某之疑者於是釋然無所

恨而喜尹氏有人矣甚善某憶公前書道師

魯將亡時公亟往而謂曰師魯平生節行當

請歐陽永叔與相知者為文字以垂于不朽

師魯舉手叩頭曰盡矣某知何言某又接師

魯言以為天下相知之深者無如之翰則于
紀述之際宜如何哉今所誤書若不先由之翰
刊正遂寄永叔彼果能作其說皆以實書之
則行狀與墓誌二文相戾不獨惑于今世且
惑後世是豈公許死者之意果可不朽邪之
翰果盡相知之誠不負良友耶邪嗚呼師魯
有經濟之才生不得盡所蘊非謫其罪而死又
為平生相知者所誣以惡書之是必不瞑于
地下矣寧善人之重不幸也且前賢行狀

必求故人故更為之者不徒詳其家世事迹
而已亦欲掩疵揚善以安孝子之心况無假
于掩而反誣之乎夫生則賣友以買直死則
加惡以避黨此固庸人之不忍為豈之翰之
心哉但恐不知其詳耳然不知其詳而輕書
之以貽今世後世之惑使師魯不瞑于地下矣
為交友者不得無過今聞之翰領江南漕必
已離安陸顧公不以千里之遠速以行狀附
還使詳尹姪之說悉刊其誤然後以寄永和

叔必能推而廣之使師魯之行實傳之光顯
奮不顧身師垂于無窮則公之許死友者是謂踐其言天
安而後國安也身下忠義之人皆有所勸公之名德益重于世
保明消息愈矣幸甚幸甚

可也考其終身不免終身
無所廢者成孰大業以所
天下則希矣可也強至韓魏
王遺事

東都事畧本傳

宋吳源在 尹洙字師魯河南人也兄源字子漸與洙俱
文苑傳

以儒學知名舉進士為芮城河陽二縣僉書
孟州判官又知新鄭縣通判涇州慶州趙元
昊寇邊圍定川堡大將葛懷敏發涇原兵救
之源遺懷敏書曰賊舉國而來其利不在城
堡而兵法有不得而救者且吾軍畏法見敵
必赴而不計利害此其所以數敗也宜駐兵
瓦亭見利而後動懷敏不能用其言遂以敗

死劉渙知滄州杖一卒不服渙命斬之以狗
坐專殺降知密州源上書為渙論直得復知
滄州范仲淹薦其材遂知懷州官至太常博
士卒年五十洙少舉進士為正平簿河南府
戶曹武部軍判官舉書判拔萃遷山南東道掌
書記知伊陽縣王晦叔薦其材召試充館館
閣校勘遷太子中允范仲淹貶饒州諫官御
史不肯言洙上書言仲淹臣之師友願得與
俱貶之監唐州稅復太子中允知河南縣趙

元昊反陝西用兵大將葛懷敏奏起為經畧
判官洙雖為懷敏辟而尤為經畧使韓琦所
深知其後諸將敗于好水琦降知秦州洙亦
徙通判濠州久之琦奏得通判秦州加直集
賢院洙上疏云云仁宗嘉納之遷知涇州又
知渭州鄭戡為陝西帥遣劉滄董士廉城水
洛洙奏罷之時戡已解四路而奏滄等督役
如故洙屢屢召滄等不至遣人代之亦拒命
洙乃諭狄青械以下吏戡論奏不已徙洙慶

厚文多成其佳
內即臨海大
恩如賜無三
事蹟也

劉湜

州又徙晉州遷起居舍人直龍圖閣知潞州
士廉至京師上書訟湜命御史劉湜就鞠無
罪乃以假公用錢與部將孫用又以為嘗自
貸貶崇信軍節度副使天下莫不以為湜文
致之也徙監均州酒稅得疾無醫藥昇至南
陽求醫疾革隱几而坐與賓客言不及其私
遂卒年四十七湜博學有識度通六經尤深
于春秋為文章簡而有法自西兵起湜未嘗
不在兵間而於西事尤習其詳其為兵制之
其妻杜傳

東坡先生集卷之二十七

說述戰守勝敗之要盡當今利害又欲訓士
兵成卒以戒用為禦戎長久之策皆未及施
為而元吳臣服有文集二十七卷

哭尹舍人詞

并序

富鄭公

字師魯嘗為起居舍人直龍
圖閣知渭州乙酉歲謫官漢東未幾稍遷于
均疾且革訪醫南陽以託范公醫不效遂沒
焉特予官汝上人東徙平盧距其沒所遠甚
歎魯之不得見復不得撫其櫬一祭其神因

錯字

追思其平生所可列恨未有以卒其志為辭
而哭之。嗚呼人皆貴君實悴為人皆富君
實窶為人皆老君實夭焉。吾知君為深是三
者舉非君之志不吾為哭。必義始君作文
世重淫麗諸家舛殊大道破碎漫漶費詞不
立根柢。誦類嘯朋爭相教甚。上翔公鄉下典
書制君于厥時了不為意。獨倡古道以救其
敝。時俊化之識文之諸。今則亡矣。使斯文不
能救其源而極其致。吾是以哭之。始君為學

遭世乖離。掠取章句。屬為文詞。經有仁義。曾
非所治。史有褒貶。亦弗以思。君領而歎。嫉時
之為。鈎抹六籍。潛心以稽。上下百世。指掌而
窺。功不苟進。習無匪彝。今則亡矣。使所學不
能信于人。而用于時。吾是以哭之。惟文與學
二事。既隆。克用而衰。豐于時。窮純深蘊。積資
而為德。行乎己而已。必裕形乎家。而家必克
今則亡矣。使賢者之行。不能移人心。而化大
國。吾是以哭之。積德既成。道隨而生。謀罔不

終凡厥

究動必有經列于庭則以蹇謬見黜于邊則
以威懷取寧才望既出讒嫉以興酷罰嗣降
愠色不形今則亡矣使君子之道不能被天
下而致太平吾是以哭之嗚呼師魯君生于
時實惟恢奇鍾此具美謂必有光大以奮康
濟是期胡既厚其稟而久速其萎凡粵中蘊
百亡一施豈茫二下土天亦有所不知耶將
冥之上寄人固非其所司耶何惡不必必覺
而善不必視忠良而天險狠而者泊清參錯

顛倒乖睽天其或者世不欲常泰人不欲常
熙吾疑夫激者之論差不得而信之第於師
魯哭無已而一哭而慟再哭而咽三哭而寃
離四哭而腸絕蘇而復哭哭又不足聊以寫吾
之哭聲而寓于絳庶不泯沒於陵谷

哭尹師魯

蘇舜欽

前年子漸死予哭大江頭今年師魯死予方
旅長洲初聞尚疑惑涕淚已不收舉盃欲向
口荊棘生咽喉憶初定文時後前穆與歐君

人形方

顏白如霜君語清如流

年人甚少學古衆所羞君欲舉拔萃聲譽日
搜之不鄙吾學異推尊謂前修今踰二十年
迹遠心甚稠後會國南門夜談雪滿樓青燈
照素髮酒闌氣益道昨君握兵柄節制閩外
侯子才入冊府俄作中都囚飛章力辯雪危
言動前旒時雖不見省凜凜壓衆媮旋聞君
下獄六月送渭州渭州舊治所昔擁萬貔貅
堂中坐玉帳堂下森蛇矛令巖山石裂恩照
春色浮豐生無根茅衆言起愆尤返來入狴

狴吏對安可誚法冠巧權詐刺骨不肯抽削
秩貶漢東驅迫日置郵窮途無一簪百口誰
相賙諸子繼死亡清血漬兩眸貿然幾喪明
憤苦結不瘳君性本剛峭安可小屈甘柔暴
罹此寬辱苟活何所求人間不見容不若地
下遊又疑天憎善專與惡報讐言二豎潛膏肓
衆鬼來擲厭弃局奔南陽後事得所投心騰
尚卓犖精明已弥函生平經緯才蕭瑟掩一
邱青天自茫茫長夜何悠々萬物孰不死々

常在嚴秋君苗方盛壯衆期樹風猷二邊况
橫猶四海皆瘡痍斯時忽云亡孰為朝廷憂
予方編吳氓日自親鋤耒無緣匍匐救兀兀
空悲愁時思莊生言所樂唯觸髅物理不可
詰此說誠最優

故河南尹君墓誌銘并序 韓魏公

安陽墓可銘者尚多

練

河南尹君名朴字處學師魯之長子也幼博
學能文通春秋知古今議論根蒂經史明白
是非雖先達父友皆踈然屈服不敢以齒少

過之師魯高文大節當世師仰居家未嘗不
以古聖賢之道誨其子弟故處厚不獨天性
超絕以承父之教薰炙漸漬而至于大成焉
嘗一舉進士誤為有司所絀又笑曰是豈足
以盡吾才邪師魯勉以應制舉于是所記益
廣所學益深師魯每歎曰吾道之克傳吾門
之所寄在此兒也慶曆中余與今樞密副使
田公元均奉詔宣撫陝西特搢紳草澤上書
以方略言者數百人余請田公第其高下而

獨取布衣趙仁濟者為第一然惟其所論特
奇疑非仁濟言既而知慶厚代為之田公驚
而謂余曰尹氏有子矣尹氏有子矣自是余
嘗稱於公卿間謂其學必能繼師魯其才必
為朝廷所用不幸年二十五而亡良可哀已
師魯諱洙官至起居舍人直龍圖閣以讒取
崇信軍節度副使未起而卒慶厚娶王氏再
宗氏一男曰煥一女尚幼慶厚將從師魯之
喪葬于緱氏也其從弟材來告曰伯父以公

之知慶厚也嘗屬材曰異日當請銘於公今
葬矣敢以伯父之言告乃為銘曰

惟壽惟天達者一焉愚壽而滅賢天而傳鳴
呼慶厚孰短孰延吾疑禍福不主于天德兮
不折善兮不年天果主邪胡為而然

與尹師魯書 七月十四日 范文正公

仲淹啟熱中得回問知漢東尤甚然西洛上京
皆苦熱宣下開井救渴者此可知矣三兩日
來因雨微涼彼亦然矣折支已差人許州般

取到即走報不易不易請見錢者猶煎熬不
足蓋日給外月月有橫費處家之如之卻酒
四瓶近寄來請叔檢鄧醞已竭候新者送去
合得花蛇散空心可日一服甚有功恐疑之
和方寄上希多愛多愛不宣新牧舊識候到
即有書去兼是某慕信也先託致意

祭尹師魯舍人文

范文正公

維慶歷七年四月十一日具位范仲淹謹致
祭于故龍圖舍人師魯之靈嗚呼天生師魯

特好特持

有益當世為學之初時文方麗子師何人獨
有古意韓柳宗經班馬序事眾莫子知子特
弗移是非廼定英俊廼隨聖朝之文與唐等表繫
子之功多士所推堂之沂公延于幕中矯之
文康薦于四聰自茲登瀛坐揚清風舉止甚
直議論必公人事多故遷謫羈旅子行其志
曾不為若才弗可掩起于貶所往貳經畧屢
典藩府自謂功名如芥可取黑白太明吏議
橫生斥于散地顏然不爭惟曰我咎匪由人

傾天意已回吉宜大來于何感病疾益重其
災隱已澄神而已為哉嗚呼人皆有死子死
異神不惑亂言皆名理能齊死生信有人矣
嗚呼與子往還抑亦有年今見其終益知子
賢故友門人對泣漣漣哀哉

此即霍林玉露
所引東軒筆錄
耳二條皆可刪其
所犯傳聞之語耳
不足信也如水川之
敗自是二廟并年

公與韓魏公為經畧安撫招討使約公進兵
公曰當自謹守以觀其變未可輕兵深兵深
入尹洙歎曰公於此乃不及韓公也韓公嘗

以而韓尹二公知置
自遺務不終先為
朝廷痛言遺制之失

云大凡用兵當先置勝敗於度外今公乃區
區過慎此所以不及韓公也公曰大軍一動

一切微宜悉從中
斷即范公嘗能
卒過又治遺兵

萬命所懸而乃置於度外仲淹未見其可魏

節制不立尹公既常
數言之矣其書遺
守二策以進者欲制

公舉兵入界次好水以全師陷沒魏公遽還
至半途陣亡父兄妻子數千人號於馬首皆

廷取用守策耳制
廷輕藐西夏謂可
當陰取用攻策固

持故衣紙錢招魂哭曰汝昔從招討出征今
招討歸而汝死汝魂識能從招討歸乎哀慟

朝廷年知兵之人
而韓尹二公之畫
二策已進二水也

聲動天地魏公悲憤掩泣駐馬不能前者數
劫公聞而歎曰當是時難置勝敗於度外也

度吾兵練將紀又 范文正公遺事

孰知其陸易法可 制夏人死命則攻 之其款其其不然 則選士教團練教 令財謹軍兵便自 是長策非不相考 而圖僥倖也二公 先客在于此至所紀 置勝負于度外 云之法非韓公之法 倘韓公偶有此法平 公必且規之法不又 稍之于范公之前 也何者臨事而懼 好謀而成子之所

康定元年春正月丙子經畧安撫判官尹洙 至延州與范仲淹謀出兵越三日仲淹徐言 已得旨聽兵勿出洙留延州幾兩旬仲淹堅 持不可辛丑洙還至慶州乃知任福等敗績 長編

與尹師魯書

歐陽文忠公

某頓首師魯十二先書記前在京師相別時 約使人如河上既受命便遣頭奴出城而還

慎韓尹二公寧不 聞焉二公任事勇 敢不顧禍福則有 之若謂視兵事 若兒戲輕擲 三軍之命未必也 也范公當是時一 上殊不似范公耶 戰欲戰者任事不 欲戰者任事教而 後之取勝者則孫 教也范公同在五 路既不能力阻各 出師又不能援其 敗先又不為朝廷

言不見舟矣其夕及得師魯手簡乃知由船 以待怪不如約方悟此奴懶去而見給臨行 臺吏催苛百端不此催師魯人長者有禮 使人惶迫不知所為是以又不留下書在京 師但深託君貺回書道備意以西始謀赴夷 陵以大暑又無馬乃作此行沿汴絕淮泛大 江凡五千里用一百一十程纔至荆南在路 無附書處不知君貺曾作書道備意否及來 此問荆人云云即止兩程方喜得作書以奉

辨言取用攻策之有
害而無利視國家之
事同傳之覆後若
奉人視越人肥瘠
休戚直不相屬至
于事敗乃袖手從
容白同官前言之
失幸已計之得仁
人固如是乎是范
公之去孫叔敖不可
以道里計矣孫叔敖
者孔子未嘗置之于
齒牙范公主人所謂
大賢也蓋宋廷拘腐
痺不可救扶其間曲折
其故難言之二三腐儒

欲推尊在公當
取傳用者之筆
札而不知其不可
通也凡字人說新
書推敲之多不
可信只是影射
大概如此重元單
因夏五有夏紀

河又見家兄言有人見師魯過襄州計今在
即久矣師魯歡感不問可知所渴欲言問者
別後安否及家人處之如何莫若相猶否六
郎疾平否脩行雖久然江湖皆昔所遊徃之
有親舊流連又不遇惡風水老母用術者果
以此行為幸又聞夷陵有米麩魚如京洛又
又有梨栗橘柚大筍茶菴皆可飲食益相喜
頌昨日因參轉運作庭趨始覺身是縣令矣
其餘皆如昔時師魯簡中言疑脩有自疑之
意者非也他蓋懼責人太深以取直耳今而
思之自決不復疑也然師魯又云濶于朋友
此似未知脩心當與高書時蓋已知其非君
子發于極憤而切責之非以朋友待之也其
所為何足驚駭路中來頗有人以罪出不測
見弔者此皆不知脩心也師魯又云非忘親
此又非也得罪雖死不為忘親此事須相見
可盡其說也五六十年来天生此輩沈默畏
慎布在世间相師成風忽見吾輩作此事下

至竈竈門老婢亦相驚怪交口議之不知此事古人日之有也但問所言當否而已又有深相嘆賞者此亦是不慣見事人也可嗟世人不見不見如往時事久矣往時砧斧鼎鑊皆是烹斬人之物然士有死不失義則趨而就之與几席枕藉之無有異義君子在傍見有就死知其當然亦不甚歎賞也史冊所以書書之者蓋欲警後世愚懦者使知事有當然而不得避爾非以為奇事而詭人也幸今世

用刑至仁慈無此物使而有一人就之不知作何等怪駭也然吾輩亦自當絕口不可及前事也居閒僻處日知進道而已此事不須言然師魯以脩有自疑之言要知脩處之如何故畧道也安道與予在楚州談禍福事甚詳安道亦以為然俟到夷陵寫去然後得知脩所以處之之心也又常與安道言每見前世有名人論時事感激不避誅死真若知義者及到貶所則感嗟怨有不堪之窮愁形

于文字其心歡戚無異庸人雖韓文公不免
此累用此戒安道慎勿作感之之文師魯察
脩此語則處之之心又可知矣近世人曰言
事亦有被貶者然或傲逸狂醉自言我為大
不為小故師魯相別自言益慎職勿無飲酒此
事脩亦今導此語咽喉自出京心愈矣至今不曾
飲酒到縣後勤官以懲洛道道中時懶慢矣夷
陵有一路祇數日可至郢日嘗白頭奴足以
往來秋寒矣千萬保重不宣脩頓首

同前

某頓首自荊州得吾兄書後尋便西上十月
二十六日到縣倏茲新年已三月矣所幸者
老幼無恙老母舊不飲酒到此來日能飲五
七盃隨時甘脆足以盡歡脩之舊疾漸以失
去亦能飲酒矣不知師魯為况如何到此便
欲遣人任進去又為小事且遣伊入京師于今
未回前者於朱駕部處見手書畧知動靜夷
陵雖小縣然爭訟甚多而田契不明僻遠之

地縣吏朴鯁官書無簿籍吏曹不識文字凡百制度如非如官府一一自新齊整無不躬親又朱公以故人日相勞慰時時頗有宴集加以乍到乍到閨門內事亦須自營開正以來始以無事治舊史前歲所作十國志蓋是進本務要卷多今若便為正史盡宜刪削存其大要至如細小之事雖有可紀非干大體自可存之小說不足以累正史數日檢舊本因盡刪去矣十亦去其三四師魯所撰在

京師時不曾細看路中昨來細讀乃大好師魯素以史筆自負果然河東一傳大妙脩本所取法此傳為此外亦有繁簡未中願師魯亦刪之則盡妙也正史更不分五史而通為紀傳今欲將梁紀并漢周脩且試傳撰次唐晉師魯為之如前歲之議其他列傳約畧且將逐代功臣隨紀各自撰傳待續次盡將五代列傳姓名寫出分而為二分手作傳不知如此于師魯意如何吾等存于時聊欲因此粗

伸其心少希後世之名如脩者幸與師魯相
依若成此書亦是榮事今特告朱公介馳
此奉咨且希一報如可以便各下手只候任
進歸便令齋國志草本去次春寒保重

同前 慶歷五年春

某頓首啟西路地壤相接幸時文字往還然
闕附狀蓋書生責以錢穀強其所不能自然
公私不濟况其素於作書也然特聞^師魯動止
蘇子美事深欲論叙但避猶豫聞有極言乃

知自信為是甚善甚善子美雖未亟復其如
排沮羣議為益不少晉潞師魯少所樂遊其
况如何春寒千萬保重

列傳人名便請師魯錄取一本分定寄來不
必以人死年月断定一代但著功一代多者
隨代分之所貴作傳與紀相應千萬速中都
卻告一信要知尊意

同前 慶歷四年

某頓首啟始聞師魯從晉乃駭然本初與郭

推官計師魯必離渭而受晉命中道無所淹
留徑之晉則謂於晉得相見既聞待闕至九
月又計當入洛則謂於洛得相見又聞方留
邠州有所陳來期未可知則謂遂不相見而
東也及陝乃知直趨絳州備在絳阻雨數日
苟更少留猶得道中相遇奈何前後相失如
此尚欲留陝走人至解期一為會而大暑懼
煩往復亦須三四日又不欲久在陝使郡人
有館待之勞顧此勢不得留慶晉不足屑屑

於曾中但向聞魯有失子之苦時方走河東
界道遠多事不暇奉慰備嘗失一五歲小兒
已七八年至今思之痛若初失時備素謂諸
君自為寡情而善忽世事者尚如此况師魯
素自謂有情而子長又賢哉語及此雖備忽
自不堪又^{能進}何說以解師魯心耶自西事已來
師魯之髮無黑者其不如意事多矣人生白
首矣外物之能攻人者其類甚多安能尚
甘於自苦耶得失不足計然雖歡戚勢既極

亦當自有否泰惟不動心於憂喜非勇者莫
能焉咫尺不相見又無以奉慰惟自寬自愛
乃佳

同前慶歷五年夏

某頓首今春子漸兄云亡修在鎮陽半月後
方知時又卧病草率走介託趙秉政致奠云
己之洛中矣苦事苦事修一春托外四月中
還家則母病妻皆卧在床又值沈四替去本
司獨力出治公事入營醫藥纔得清卿來即

往德博視河功比還馬墜傷足至今行履未
得以故久不及拜書為慰一寫朋友號呼之
痛子漸平生所為世謂吉人君子者然人生
固不可以善惡較壽夭吾徒所為天下之人
嫉之者半故人相知不比他人易得失一人
如他人之失百人也修往時意銳性本真率
近年經人事多於世俗間漸似耐煩惟故
人書問尚有追慢之僻在因子漸亡追思數年
不以一字往還遂至幽明永融隔因此欲勉

彊於書尺益知交遊之難得為可惜也子漸
為人不得縷述脩自知之然其所為文章及
在官有可記事相別多年不知子細望錄示
一本修於子漸不可無文字墓誌或師魯自
作則已若不自作則須修與君謨當作蓋他
平生相知深者吾二人與李之才爾縱不作
墓誌則行狀或他文字須作一篇也愁人愁
人師魯知為士廉所訟仇家報怨不意亦聽
而行此更不須較也曲直他不足道也夏君

來日詢他潞州事得動靜甚詳差慰夏熱千
萬保重

七文七首之一 尹書記

歐陽公

師魯天下才神鋒凜豪雋逆驢卧秋樞意在
駢駢迅平居弄翰墨揮洒不停瞬談笑帝王
畧驅馳古今論良工正求玉片石胡為韞
尹洙為經畧判官青以指使見洙與談兵善
之薦于經畧使韓琦范仲淹曰此良將材也
二人一見奇之待遇甚厚仲淹以左氏春秋

宋史田汝信
一段可采

授之以將不知古今匹夫勇耳青折節讀書
由是益知名宋史荻狄青本傳

歐陽公誌尹墓論其文曰簡而有法又曰在

孔子六經惟春秋可當其推重如此按湘山

野錢錄思公鎮洛一驛館命僚屬各作一

文文成謝希深與歐陽公皆五百字內外惟

師魯止用三百八十餘字語簡事備典重有

法歐公媿服遂載酒就之通講論師魯曰大抵

文字忌格弱字冗諸君文格雖高少不至者

其意可用公休錢頓

其意可州劾尹泮私

其意可傳收重法

其意可以相泮坐廢

其意可正為尚書神

其意可部員外郎

其意可文字忌格

其意可弱字冗

其意可諸君文

其意可格雖高

其意可少不至

解

在孔子六經云

三感耳鈍翁當作

真贊

尹文

秋何

其意可

其意可

其意可

其意可

其意可

其意可

其意可

其意可

其意可

其意可

其意可

此條亦刪

禮事同制車部流內卷降此耳歐公奮然持此說別作一首記更減師

者謂是探宰魯文廿字而尤完粹師魯謂人曰歐九真一

相言深收泮日千里也然則異時誌墓之言良為此耳注

罪故得優推琬東都事畧跋

一小說名默記內一條云尹師魯性高而福

中洛中與歐梅諸公同游嵩山師魯曰遊山

須是帶得胡餅爐來方是游山諸公咸謂遊

山貴真率豈有此理諸公羣起而攻之師魯

知前言之謬而不能勝諸公遂引手扼吭諸

公爭救之乃免輝見前輩云一時失言有所不免若曰愧而托吮無是理也著點記者亦不當書此周輝清波雜志

尹師魯治第伐樗

梅聖俞

伊人利營構思欲新其居匠築經舊址簷楹礙高樗且云忍不伐何以成吾廬人言此樹古百怪所憑依獨秉一定議自將羣俗違乃俾執柯者丁丁霜刃揮殲殞條百尺橫仆株數圍從茲朝夕間不聞烏雀喧既能老子室

而復高其門周也昔騁辯得以不材論工今誠匪度苟害安可存舟楫且非藉薪爨聊用燔莫比溝中斷區區望犧樽

聞尹師魯謫富水

同上

朝見諫官逐暮章從謫官附炎人所易抱義爾惟難寧作沉沉玉無為媚渚蘭心知歸有日時向斗牛看

聞尹師魯赴涇州

同上

胡騎犯邊來漢兵皆死戰昨聞衛將軍賢俊

多所為知君慮不淺永對未央殿天子喜有
言輅車因召見籌畫當冕旒袍魚賜銀萬曰
臣豈身謀而邀陛下賤青衫出二疇白馬如
飛電關山骨風露兒女泣霜霰軍容壯士多
劔藝匹夫術賈誼非俗儒慎無輕寡變
郭仲晦云用兵以持重為貴蓋知彼知己先
為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此百戰百勝之術
也昔韓范二公在五路韓公力於戰范公則
不然曰吾唯知練兵選將積穀豐財而已余

觀東軒筆錄載韓公欲五路進兵以襲平夏
范公不可韓公遣尹師魯至慶州約進兵范
公曰我師新敗士卒氣沮但當謹守以觀其
變豈可輕兵深入師魯歎曰公於此乃不及
韓公也韓公嘗云大凡用兵當先置勝負於
度外公何區區過慎如此范公曰大軍一動
萬命所懸乃可置於度外乎師魯不能強而
還韓公遂舉兵次好水川元昊設伏我師陷
沒大將任福死之韓公遽還至半途亡者之

父兄妻子數千人號於馬首持故衣紙錢招魂而哭曰汝昔從招討出征今招討歸而汝死矣汝之魂識亦能從招討以歸乎哀慟之聲震天地韓公掩泣駐馬不能進范公聞之歎曰當是時難置勝負於度外也國朝人物當以范文正為第一富韓皆不及富公欲誅晁仲約其見亦不逮范公余嘗有詩云奮髯要斬高郵守攘臂甘驅好水軍到得繞牀停轡日始知心服范希文羅大經鶴林玉露

與尹公自記乃有
金茵之別摘錄
名入言後亦非
夢漢所能

尹師魯謫官過大梁與一老衲語師魯曰以退靜為樂衲曰孰若退靜兩忘師魯頰若有所得及移鄧州時范文正守南陽師魯手書與文正別文正馳至則師魯已沐浴衣冠而坐少頃而化文正哭之甚哀師魯忽舉首曰已與公別安用復來文正驚問所以師魯笑曰死生常理也何文正不達此又問後事曰此在公耳乃揖希文復逝俄頃又舉手謂文正曰亦無鬼亦無恐怖言訖長逝沈存中曰

此條可刪

師魯所養至此可謂有力然尚未脫有無之
見何也得非退靜兩忘尚存胸中乎獨無為
子揚次公曰存中識樂矣然未識樂之忘也
冷齋夜話

尹公亭記

曾南豐

君子之于己自得而已矣非有待于外也然
而曰疾沒世而名不稱焉者所以與人同其
行也人之于君子潛心而已矣非有待于外
也然而有表其閭名其鄉欲其聲風氣烈暴

于世之耳目而無窮者所以與人同其好也
內有以得諸己外有以與人同其好此所以
為先王之道而異乎百家之說也隨為州去
京師遠其地僻絕慶歷之間起居舍人直龍
圖閣河南尹公洙以不為在勢者所容謫是
州居于城東五里開元佛寺之金燈院尹公
有行義文學長於辨論一時與之遊者皆世
之聞人而人人自以為不能及於是時尹公
之名震天下而其所學益不以貧富貴賤死

生動其心故其居於隨日考圖書通古今為
事而不知其官之為謫也嘗于其居之北阜
竹栢之間結茅為亭以芟為嬉歲餘乃去既
去而人不忍廢壞輒理之因名之曰尹公之
亭州從事謝景平刻石記其事至治平四年
司農少卿贊皇李公禹卿為是州始因其故
基增庠益狹斬材以易之陶瓦以覆之既成
而寬深亢爽環隨之山皆在几席又以其舊
亭峙之于北于是隨人皆喜慰其思而又獲

遊觀之美其冬李公以圖走京師屬予記之
蓋尹公之行見於事言見於書者固已赫然
動人而李公于是又後而大之者豈獨惻隨
人之思于一時而與之共其樂哉亦將使夫
荒遐僻絕之境至于後人見聞之所不及而
傳其名覽其跡者莫不低徊俯仰想尹公之
風聲氣烈至于愈遠而彌新是可謂與人同
其好也則李公之傳於世亦豈有已乎故予
為之書時熙寧元年正月日也

年忽聞君之訃，驚嘆自失，迺知天理人事之難必，而心深痛大賢之失其後也。君以翰林諸公薦名臣之後，恩補太廟齋郎，年未應調，魏公奏為相州安陽縣主簿，黜吏易君少而為姦，君得其情，皆按以法。一邑驚服。魏公鎮大名，復辟監倉草場，秩滿調泗州觀察判官，未行，以熙寧八年六月十四日卒于許昌之長葛縣，享年三十有一。君天資英爽，讀書一覽輒不忘，未冠已與老成長者游，為文章下筆即成，不加點竄，善談論，有時揚推古，今一生皆傾。英宗初即位，魏公以顧命元勳，求解機務，上不之許，魏公未敢堅去，君上書於魏公曰：「功成身退，乃天之道，公今眷眷君臣之契，不忍訣去，而久持大權，讒嫉者眾，將有媒孽之巧，伺隙而進，一旦禍機潛發，令名不終，則公將噬臍，悔何及也。」魏公嗟賞之，曰：「真有父風。」後魏公得請外鎮，蓋用其言。性至孝，十歲持母喪，哀棘如禮，見者嗟歎，為人真率，不事矯飾，於財利爵祿未嘗屑意，待人無城府，受朋友規切，竦然聽從，朋友之過亦必忠告，人有厄窮，務竭力拯救，以是人樂與之游。當官論事，直伸其理，未嘗少屈，相守尚威嚴，事有不便，他吏不敢白，君曰：「苟容畏事，以遂上官之失，豈士人之行耶？」獨往辯正其事，守納之，更為薦舉，公卿大夫薦其

退，乃天之道，公今眷眷君臣之契，不忍訣去，而久持大權，讒嫉者眾，將有媒孽之巧，伺隙而進，一旦禍機潛發，令名不終，則公將噬臍，悔何及也。魏公嗟賞之，曰：「真有父風。」後魏公得請外鎮，蓋用其言。性至孝，十歲持母喪，哀棘如禮，見者嗟歎，為人真率，不事矯飾，於財利爵祿未嘗屑意，待人無城府，受朋友規切，竦然聽從，朋友之過亦必忠告，人有厄窮，務竭力拯救，以是人樂與之游。當官論事，直伸其理，未嘗少屈，相守尚威嚴，事有不便，他吏不敢白，君曰：「苟容畏事，以遂上官之失，豈士人之行耶？」獨往辯正其事，守納之，更為薦舉，公卿大夫薦其

才者凡十餘人娶李氏予舅氏司農少卿諱禹鄉之女
生一子照尚幼其猶子煥奉君之喪以元豐七年正月
二十一日葬于河南府壽安縣甘泉鄉龕澗里先營之
次而求銘於予為之銘曰

騏驥為駒骨相不羣豫章發地勢凌青雲嗣復在幼星
眸貝齒爽如秋隼一翥千里未冠能文擺落塵腐大節
可觀不屑細故才長命短器遠位跼欲奮而萎壯年就
未秀而不實聖人有言積善餘慶經豈徒云君躬弗蒙
宜在後昆勒辭于石終石終古其存



